



水
經
注

ル 5
1554
13



冊 八 五
1334
卷 13



水經注卷二十九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沔水 朱有下字
趙無此目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朱趙作
泚水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 案朱趙此下連
上為二十八卷

尚書禹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

又東北出居巢縣南 官本曰按此經及下又東過牛渚當在其
一東北流之下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之
上

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
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永
平元年漢明帝更封菑丘侯劉般為侯國也江水自濡須口

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

官本日按導近刻訛作導案東

逕烏上城北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絕塘逕附農山北

又東左會清溪水水出東北馬子硯朱箋曰疑作之清溪也

東逕清溪城南屈而西南官本日按此下近刻歷山西南流

注柵水謂之清溪口柵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

西逕李鵲城南西南注柵水官本日按西南近刻訛作西流

下落南字通柵水又東南積而為竇湖中有洲湖東有韓綜

山官本日按綜近刻訛作縱案朱趙作縱下同趙釋曰山

上有城山北湖水東出為後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穎

川僑郡故城也竇湖水東出謂之竇湖口東逕刺史山北官本

日按東逕近刻作湖水歷韓綜山南逕流二山之閒出王武

子城北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右塘穴北為中塘塘在

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城官本日按近刻脫城

誤曰虎山下落城字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也昔

諸葛恪帥師作東興隄以遏巢湖竹湖築城使將軍全端留

畧等各以千人守之魏遣司馬昭督鎮東肅營誕率眾攻東

關三城趙釋曰一清按吳書諸葛恪傳云恪以東城魏命

大將胡遵諸葛誕等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轅事城三關

主傳云全端守西城畧守東城通鑑陳大建五年遣吳明

徹等北伐別將任眾軍於東關克齊東西二城顧祖禹曰即

諸葛恪所築此云三城按朱然傳云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

及三關屯大塢即濡須塢三關即東興關也是東興將毀隄

本有三城其後元遜更分築兩城耳三字亦非誤也

遇諸軍作浮梁陳于隄上分兵攻城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

鼓譟奮擊官本日按塘近刻訛作城案朱說趙改刊誤曰

城黃省曾本作塘三國志吳書丁奉傳云遂據徐

塘方輿紀要云徐朱異等以水軍攻浮梁魏征東胡遵軍士塘在濡須水東

爭渡梁壞投水而死者數千塘即東興隄城亦關城也柵水

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南胡景略城北

官本日按近刻脫略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胡景下落略字梁天監四年侵魏合肥胡景略與趙祖悅同軍交惡而韋叡解之事見南史韋叡傳然有大可疑者梁天監四年是魏孝昌元年明年道元被害於陰槃其成書又不知在何時安得遽取胡趙築城以相證而又云魏事已久難用取悉何耶此與襄陽水下引吳均詩同一蔽也

又東南逕張祖禧城南東南流屈而北逕鄭衛尉城西魏事已久難用取悉推舊訪新略究如此又北委折蒲浦出焉柵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柵口

官本日按此下近刻有水字衍案朱同趙乙刊誤曰當作柵水口即柵江口也

又東過牛渚縣南

趙釋曰一清按牛渚圻名漢未嘗置縣也注縣地烏江廢縣在和州東北四十里蓋夾江南北岸也寰宇記太平州當塗縣下云淮南記曰吳初以周瑜屯牛渚晉鎮西將

又東至石城縣

官本日按牛渚乃山名非縣名大江過其北當塗縣西北二十里石城故城在今貴池縣西七十里道元辯

軍謝尚亦鎮此城而牛渚山上有采石戍在城西北山上之最狹處然則雖未立縣而未嘗無城也縣字或當作圻亦或是城之誤作水經者本之曰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以地望推之訛舛不可通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下當云又東過皖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杭縣東入于海則與漢志適協不言北江所終者水經之末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海大江源委固首尾完備矣然沔水經文自彭蠡以下在道元時已倒亂道元雖正其失而言之亦未能明析是以自言緝綜所躋未必一得其實也

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熟烏江

兩縣界中

朱趙有也字

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

方屆石城也朱屈作界趙改刊誤曰界當作屆**蓋經之謬誤也**趙釋曰一清按文選殷仲

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詩李善注引水經注云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孰即南州矣今本無之姑孰于湖今太平府當塗縣地晉咸和初僑置淮南郡于此九井山在龍山之南桓溫所鑿元興二年桓元築禪位壇于九井山北大江在西北梁承聖初王僧辨討侯景至姑孰景將侯子鑒度南州於岸挑戰即此處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官本日按此二字當在東至會稽餘姚縣之上**又過毗陵縣**

北爲北趙作大江

地理志毗陵縣會稽之屬縣也**會稽上衍舊字復脫也字**官本日按近刻志下衍日子

案朱同趙增也字說見下**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官本日按縣下近刻也字**案朱衍趙**

刪刊誤曰也字當移在屬縣之下**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

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即北江也經書爲

北江則可官本日按爲近刻訛作在案朱**又言東至餘姚**

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趙釋曰一清按大江不得東至餘姚入海道元證經文爲誤是矣而其下以分江水合爲南江以應餘姚入海之文水名已殊而其道亦變不特非禹貢三江之迹并班志所記亦多不

合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官本日按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于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本屬二水各不相蒙道元合之爲一非也**趙釋曰胡氏渭曰按志以分江水繫石城南江繫吳縣至道元始貫穿爲一條一清按道元依經立注誤以震澤爲南江而又合分江水言之謂其水得至餘姚入海也遂改竄班書以就已說且班志云吳故國周太伯所居六朝時曰吳國道元因**

改縣曰國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晉太**

康元年立官本日按近刻脫**隸宣城郡東合大溪**官本日按

作天案朱訛趙改**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

刊誤曰天當作大**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官本日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攷江水自石城

東入以下並注內敘分江水所逕今改正**水出縣南郎山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

流為貴長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孫校曰南江自貴池以東今斷續不可尋其貴池水

仍東北入江謂之貴口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官本日按此十

刻並訛作經又東訛作又南東案朱訛趙改又東合涇水官本日按此十

刪刊誤日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又南之南衍文南江又東案朱趙有趙釋日

與桐水合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逕

安吳縣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

陽縣西為旋溪水昔趙有縣人趙有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

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

人令上山半與語溪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

安死趙有山下有黃鶴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

朱箋曰列仙傳云陵陽子明者銓人也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鈞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

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

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山下人令上山半告言

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晉歲

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栖其冢邊樹上鳴呼子安云

康四年改日廣陽縣溪水又北官本日按溪近刻訛作漢

作溪水即合東溪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

旋溪也

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官本日按此水今亦名小淮河趙

下亦引桑欽語今宣城人呼為小淮水乃東壩之上游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

旋溪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

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為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溪而同

注南江南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官本日按近刻脫南江二

誤日於文當重一江字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

朱訛趙改刊誤日九字是注混作經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南江又東逕故鄣

九字是注混作經

縣南安吉縣北光利之末天下大亂此鄉保險守節官本日

脫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此下落漢朝嘉之中平二年

分故鄣之南鄉以為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湧一仞乃流

于川川水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官本日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湖口訛作河口案朱訛趙改刊誤

日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河口當作湖口下云謂之五湖口是

也南江東注于具區官本日按南江近刻訛作江南案朱

日一清按漢志會稽郡吳縣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

澤在西揚州數古文以為震澤

湖太湖射湖貴湖瀟湖也官本日按近刻蕩訛作塘射湖脫

同不行趙改刊誤曰箋曰射貴湖下脫上湖二字按方輿紀

要云虞翻云太湖有五瀟湖洮湖射湖貴湖瀟湖與太湖而為五此即虞氏

酈道元曰長塘湖射湖貴湖瀟湖與太湖而為五此即虞氏

之說又云射貴湖今常州之芙蓉湖當時或分為二故虞翻

以射貴為二湖也名勝志云上湖一名射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矣蓋上湖之名晚出故射貴可分為二湖以當五湖之

數而不容增上湖于射貴之下讀者審之朱長文續吳郡圖

經則以為道元謂長蕩湖貴湖上湖瀟湖與太湖而為五蓋

傳聞之異久矣趙釋曰全氏曰按虞翻說無長蕩湖有洮湖

謂長蕩即洮也章昭說則以為胥湖蠡湖洮湖瀟湖與太湖

而為五其謂五湖祇一太湖者張勃吳錄也朱長文續吳郡

圖經曰道元謂長蕩湖貴湖上湖瀟湖與太湖而為五蓋以

射湖已與貴湖合也抑或所見之本異耶吳志云貢湖游湖

梅梁湖金鼎湖胥湖其名皆出于近代也今吳中人又謂射

貴湖即上湖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

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國語曰越伐吳官本日按此

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而字衍文戰于五湖是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

官本日

接近刻

此十一字

案朱訛趙改刊誤

是

案朱

謂之五湖口

五湖謂長蕩

塘射湖脫

案朱

五湖

此即虞氏

故虞翻

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貴湖則上湖即射

謂之澤此說非也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為利故日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揚州之藪為震澤今平望八亦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益而為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義日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其明晰班志日在吳西亦未當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云在吳南

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邪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潛通洞庭山上有石鼓長丈餘鳴則有兵故吳記曰太湖有苞山在國西百餘里居者數百家出弓弩材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深遠莫知所極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宮亭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俱以洞庭為目者亦分為左右也但以趣矚

為方耳既據三苗宜以湘江為正是以郭景純之江賦云爰

有包趙作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趙釋曰朱彝尊詩話

云吳有洞庭山名也楚有洞庭湖名也郭景純云吳有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蓋謂君山有石穴通吳之包山故包山亦以洞庭名鄒善長注水經二湖俱以洞庭為目誤也一清按善長未嘗以吳之洞庭為即楚之洞庭吳中之山曰洞庭故湖亦即其稱既有斯名不可得而沒也朱氏蓋未之審耳山海經曰浮玉之山

北望具區茗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謝康樂云山海經

在句餘東五百里官本日按近刻脫百字案朱

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山海經文

海句餘案朱趙同今在餘姚鳥

道山西案朱脫趙增刊誤日箋

北望具區也以為郭于地理甚昧矣趙釋曰一清按全氏

正作日字誤也

曰是蓋以江當具區然則其川三江而說者又以此水當臣山海經廣注曰謝言山水微與今時不合未足為據也子霞云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與山海經所記句餘道里不于北望具區之文又合然則謝說誠悠謬也

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下有兩

石鼓叩之清越所謂神鉦者也事備羅浮山記會稽山宜直

湖南又有山陰溪水入焉山陰西四十里官本日按山陰下

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此處何以闌入山陰縣山陰隔越浙江之東茗水在其西以山陰谿水即茗水則具區山之陰所出之水也行間斷續後人見上有山陰二字即填入縣字而水道不可問矣有二溪東溪廣一丈

九尺冬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煖二溪北出行三

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溫涼又雜蓋山海經所謂

茗水也北逕羅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陰入于具區

也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楊

泉五湖賦曰官本日按泉近刻訛作修案朱訛頭首無錫

足躡松江負烏程于背上懷太吳趙作太湖以當曾昨嶺崔嵬穹

隆紆曲朱箋曰孫云按五湖賦昨嶺作峯粵峯大雷小雷湍

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極也太湖之東吳國西十八里有昨嶺

山俗說此山本在太湖中官本日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脫

圖經引此趙增刊誤曰此下落山字續吳郡又東

及西南有兩小山官本日按近刻脫東及二字案朱脫趙

移進近吳又東及西增刊誤曰續吳郡圖經引此文作禹治水皆

有石如卷笮俗云禹所用趙作開牽山

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笮嶺山蹠自此以東差深官本

湖三十餘里趙釋曰董氏斯張廣博物志曰水經注太湖中有銅關今本無之全氏曰自潛通瑯琊

以下皆襲山海經無稽 **東則松江出焉** 官本日按此六字原

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之言而更廣為傳會 攷以下皆係注內敘太湖之水 下流注海為三江者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續吳郡圖經亦作 注 **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

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

國五十里 趙增南字刊誤曰 吳國下落南字 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 官本

日按此下近刻有國南五十里五字係重出 魯哀公十三年 衍文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五字重文宜衍 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

死故立廟于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

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遊姑胥之

臺以望太湖也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歧分謂之**

三江口 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改訛 作奇 案朱訛趙改又歧朱趙作奇刊誤曰箋曰奇

分當作岐分爾雅水岐為渚按廣韻奇異也言所出異道也 字不誤九字是注混作經續吳郡圖經引此文亦是注趙釋

日禹貢錐指曰南江既入太湖而東為松江則無更從餘 姚入海之理道元曲為此說以應漢志南江在南之文 **吳**

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

亦別為三江五湖雖名稱相亂 官本日按近刻脫名字 案

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下有 脫 **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 官本日按近刻脫賦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當作揚都賦 **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

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 趙也上增

此非禹貢 之三江七字刊誤曰續吳郡圖經引此文而三下有此非禹

貢之三江七字今校補趙釋曰一清按明此可以辨正蔡九

峯書傳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溪自湖東**

南出謂之谷水 官本日按谷水上近刻衍為字此句之下 案朱趙同趙刪為字 **谷**

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神異傳曰由卷縣秦時長水

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趙無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

老嫗聞之憂懼旦往窺城門門侍朱箋曰搜神記作門將趙改將下同欲縛之

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朱趙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

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

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矣因曰長水

城水曰谷水也吳記曰谷中有城故由卷縣治也即吳之柴

辟亭官本日按辟近刻訛作僻案朱訛趙改刊誤故就李

鄉橋李之地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汗其土表

以汗惡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吳黃龍三年官本日按近

案朱趙作四趙釋曰一清按吳書孫權傳黃龍三年夏由

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冬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則

是嘉禾改元定在三年有嘉禾生卷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

和改為嘉興春秋之樵李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

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舊吳海昌都尉治晉太康中

分嘉興立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治案朱太康地道記吳有

鹽官縣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官本日按延近刻訛秦

始皇逕此美人死葬于山上山下有美人廟谷水之右有馬

阜朱趙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為鹽于此縣也是以

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

秦于其地置海鹽縣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為柘

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官本日按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漢安帝時官本日按近刻脫時字

書地理志作展武辰字誤安帝時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安帝下落時武原之地又淪為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趙

字孫潛校增武原之地又淪為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釋

曰一清按劉昭補註郡國志曰今計偕簿海鹽縣之故治縣順帝時陷而為湖今謂為當湖大旱湖竭城郭之處可識

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東海故山得其名焉谷水于

縣出為澈浦官本曰按澈近刻訛作散案朱訛趙改刊誤

澈浦鎮至元嘉禾志澈浦在海鹽縣南四十五里散字誤

以通巨海官本曰按引吳記至海鹽縣南四十五里散字誤

所謂東南入海為東江者也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于縣蓋汎于風也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東南入海毘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

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為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

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為北江江自彭蠡東為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為

江水之所分毘陵之北江何以定為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又曰漢志丹陽石城縣

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即南江之源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即吳

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即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今按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

分為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為永陽江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

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之義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

貫震澤松江即其下流不得復析為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支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

正流也酈元恐違漢志反以歷烏程縣南者為支流而中江盡于荆溪南江即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一清按

禹貢以漾漢觸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江水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而不言南江但三江既入揚州

之水已治而大別則在荆域于是班固疑之別著三江之道以為南江在吳南水經更以震澤當之而又無中江之目遂

與經異蓋水經所謂江水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者中江也其一過毘陵縣為大江酈以北江釋之其下又以南

江當之以其在毘陵縣之北故名之曰北江而東至餘姚入海則仍是南江水道故以經文大江二字為誤中江水見江

水篇而今亡矣東樵云北江為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蒲氏道下云禹

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

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域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

會稽郡之吳毘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現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水經本班志以立文然班志石城之分江水自是分中江之水而別為一支者至道元始名為南江故云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大氏多衰周時以人力為之而非天地自然節宣之氣可比南江至餘姚與浙江合又于餘暨東與浦陽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而東合浙江之柳浦今其水道多不可問後之釋水者宜無取于此卷也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謝靈運云具區在餘暨官本日接近刻訛作餘姚案朱趙作姚然則餘暨是餘

姚之別名也趙釋曰全氏曰按餘暨今之蕭山也如何以為餘姚之別名今餘暨之南餘

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

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趙釋曰隋書經籍志水經三卷

郭璞撰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朱趙作誌多言

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今江南朱趙作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

杭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餘杭乃姚字之誤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

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官本日按此所謂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者乃漢志所謂分

江水之正流非南江枝分也然則漢志餘姚為餘杭之誤以此證之甚明趙釋曰禹貢錐指曰班固所謂南江者實松江也闕駟所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即分江水水經謂之南江者也或以為北江大繆酈道元篤信班固故不能無疑于此又曰江水自湖口以東歷烏程縣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亦無可考蓋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則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鹽由浙江以入海海鹽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為之易致壅塞歷世久遠不可得詳一清按東樵之言非也以松江為南江正是酈注今混作經道元何嘗有疑于此乎且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纏絡何必載之高地平通鑑唐乾寧二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白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即今浙江亭東跨浦橋

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徙治錢唐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即今杭州江于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尚未盡湮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乎此文容有錯繆又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湖在浙江西何以反自湖南

分派東至餘姚縣官本日按近刻脫至字案朱又為江也脫趙增刊誤曰東下落至字

官本日按此下敘姚江在餘姚縣南者其水非浦陽江之分派道元欲附會經東至餘姚入海之文故有此說

車箱水合水出車箱山乘高瀑布四十餘丈雖有水旱而澍

無增減江水又東逕黃橋下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攷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以下乃注內因經之訛別敘餘姚之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臨江有漢蜀郡太守黃昌宅橋本昌創建也昌為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

會于蜀復修舊好江水又東逕赭山南官本日按赭近刻訛作緒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陳書徐陵傳子儀隱于錢塘之赭山潛說友成涓臨安志云赭山在鹽官縣西南四十五里姚寬西溪叢語云夾

嘗登此山四望誠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在江南者官本日按在近刻訛刊誤曰有當作在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為有徵矣

江水又經趙作官

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

也是地即其雙雁送故處朱箋曰孔暉會稽記云虞國為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雁隨軒及

還會稽雁亦隨焉其卒也猶棲於墓不去趙釋曰一清按震

宇記雙雁棲墓事謂是虞歆即翻之父亦嘗為日南太守此

郡國志作陳國蓋陳虞同姓陳國即虞國也

餘姚縣故城南官本日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之案朱訛趙改刊誤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朱作吳將所

日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作吳將朱然所築

築也趙依宋本

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朱趙有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

官本日按因下近刻衍其字案朱趙有趙刊誤曰箋曰宋

本作句章山按山海經南山經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郭璞註曰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餘縣北故此二縣因此為

名見張氏地理志張氏疑是張勃朱氏以注下有句章之名

偽託宋本改句餘為句章豈知出于山海經乎又寰宇記引

郭璞註云山多玃璋故取二縣以為名較今本山海經註多

一句吳志伊廣註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逕

之所未及引也

穴湖塘湖水沃其一縣竝為良疇矣江水又東注于海官本

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

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

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

取悉雖麤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朱趙至此

止為二十八卷終趙釋曰一清按此篇經注多

脫誤容有後人附益之辭讀者審之

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朱趙此下入二十九卷朱卷首泝水下又

移前同

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

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趙釋曰全氏曰伏水劉昭補

復出水一清按韻會復伏流也或作泆今漢水之分流者名

蘆泆而其地又名白泆是亦復出水之義也唐置徵科巡院

于白泆鎮在潛江縣界

道元故單釋伏為潛也或以為古之潛水鄭玄曰漢別為潛

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朱導作通

日通漢當

作導漢

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劉澄之稱白水

入潛然白水與羌水合入漢是猶漢水也縣以延熙中分巴

立宕渠郡蓋古賈國也今有賈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賈

民所居漢祖入關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愛習之

今巴渝儻是也縣西北有餘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朱趙

作不朱箋曰漢志巴郡宕渠縣注徐曹水出東北南入瀾趙

釋曰一清按漢志巴郡宕渠縣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徐谷

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

還鄉漢水暴長官本日按近刻脫漢字案朱脫趙增刊誤

下引此郡縣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之官本日按近刻脫之字

祭下落之字

寰宇記校增今所謂馮李也

又南入于江

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道巴

西官本日按近刻脫道字案朱是西漢水也趙釋曰禹貢

脫趙增刊誤曰取下落道字蜀都賦云演以潛沫劉達注潛水與郭璞同劉昭於犍為武

陽下引蜀都賦注以為潛水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

大繆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瀾水經潛水出巴郡

宕渠縣又南入于江注與郭璞說同下文又引康成之言以

為證按宕渠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郪道元云宕渠水即

潛水規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

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規濊今渠縣之渠江源出夔州府

太平縣東萬頃池自南江通江二縣界西南流至合州入嘉

陵江者是也此水本出山源不出于漢徧考近志其地亦無

所謂大穴通岡山下者且漢志云西南入瀾瀾即禹貢之潛

而此水與之合則是班固原不以此水為禹貢之潛也水經

改云入江故屬援郭鄭之說以立注而不知二氏所言主漢

壽與宕渠無涉移彼入此舛繆殊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巴嶺

在南鄭縣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冬夏積雪不消包孤

雲兩角米倉諸山賈耽云與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

倉山行者必三日始達于嶺王韶之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

握其險如此禹必不以為貢道潛不在宕渠無疑矣一清按

湍水趙釋曰元遺山集曉發石門渡出酈縣北芬山南流過其

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

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徹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城

東官本日按近刻脫陽字案朱脫趙增刊史記所謂下酈

析也官本日按近刻脫析字案朱脫漢武帝元朔元年封

左將黃同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是下酈侯左將軍黃

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又漢表是下

酈侯師古曰酈音孚然表明云南陽則酈縣是也若作孚音

亦言出析朱作析箋曰前漢地理志作析谷趙改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

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

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

畱心甘其臭尚矣菊水東南流入于湍趙釋曰一清按漢志

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場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

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縣本穰縣之虛一本陽

鄉宛之臨駢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以

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

司趙釋曰一清按魏晉之際軍中有軍司馬東里充為于禁

也胡三省曰軍張詹趙釋曰寰宇記作張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

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官本日按丹近刻訛作

釋曰何氏曰凡古丹凡案朱作凡趙改凡

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饑始被發

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

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

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錮南山寧同壽乎湍水又逕穰

縣爲六門陂漢孝元之世

官本日按元近刻訛作咸案朱趙作成

南陽太守邵

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場

官本日按場近刻訛作碣案朱訛趙改

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場也

趙釋曰一清按建昭

是元帝紀年成帝則有建始之號漢書循吏傳信臣由南陽太守遷河南太守徵爲少府立場事在元帝之世無疑故平帝元始四年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九江以召父其時信臣已卒至五年更開三門爲六門場又別是一事而道元遂言之湍水注云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陂直以元始所開亦信臣之遺規則誤矣溝洫志又云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豈久歷宣元之世不易其任故能成其功業耶 漑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廢遂不修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

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六門側又有六門碑

官本日按又近

刻訛作猶案朱趙作猶

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達等以太康五年立湍

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

年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

又東過白牛邑南

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封劉嵩爲侯國

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湍

水又三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云白牛蓋鄉亭之號在鄧州東

東南逕安眾縣

故城南縣本宛之西鄉漢長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

趙釋曰一

清按史表丹以元朔四年封

湍水東南流湍水注之水出涅陽縣西北岐

棘山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

趙作封

四年封路最

爲侯國

趙釋曰全氏曰漢表涅陽侯最朝鮮相路人子似失其姓又云在齊地理志齊郡無涅陽未詳其義又史

表呂勝亦封涅陽索隱曰縣屬南陽則漢表疑誤抑或食邑在齊耶 王莽之所謂前亭也應劭

曰在涅水之陽矣縣南有二碑碑字紊滅不可復識云是左

伯豪碑

官本日按伯豪近刻訛作桃伯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列士傳左伯桃按非也隸釋引此文作左伯

豪黃省曾本原是豪字後漢書云左雄字伯豪涅陽人是也
列土傳之左伯桃未能知其葬處魏書地形志濮陽郡廩邱
縣有左伯桃冢寶刻叢編引訪碑錄云左伯桃碑在安肅縣
西十五里皆去涅陽甚遠朱氏不引范史而禱引他傳蓋好
奇之過也

涅水又東南逕安眾縣場而為陂謂之安眾港魏太祖
破張繡于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過吾歸師迫我死地蓋于二
水之間以為沿涉之艱阻也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

又東南至新野縣

湍水至縣西北東分為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與奉朝請
西華侯鄧晨故宅隔陂官本日按近刻與訛作其
華訛作亭案朱趙同鄧颺謂晨

宅畧存焉官本日按近刻與訛作馬
朱訛趙改刊誤曰為當作謂案

東入于清

官本日按此四字原本訛入注內接畧存焉下近刻
仍作經文接又東南至新野縣下案朱趙同近刻

均水出析

朱趙均水也出析縣北南入于沔謂之均口郡國縣道
記析水逕析縣東今析水逕縣西蓋鄴氏之經有誤矣

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即修陽葛陽二縣

界也趙釋曰一清按魏書地形志析州修陽
郡領修陽蓋陽二縣蓋葛音同通用雙峯齊秀望若

熊耳因以為名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

公司馬遷皆嘗登之縣即析縣之北鄉趙無下
縣字故言出析縣

北山也官本日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趙無朱箋曰前漢地
理志弘農郡有析縣後漢郡國志析縣改屬南陽郡

趙釋曰一清按經文是出析縣北山均水又東南流逕其縣官本日按流下近
刻衍注字案朱

有下南越南鄉縣官本日按南越三字
有舛誤當作又南逕又南流與丹水合

又南當涉都邑北

朱邑下有縣字趙刪刊誤曰續志筑陽有涉
都鄉漢表武帝封南海守弃子嘉為涉都侯

則西京已有是邑而未為縣南入于沔師古曰邑繁于縣縣字羨文

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為博山縣明帝復曰順陽應

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于是縣則無聞于順水矣章帝建初

四年封衛尉馬廖為侯國官本曰按廖近刻訛作康案朱

見范史晉太康中立為順陽郡縣案朱脫趙增縣字下屬刊

馬援傳誤曰順陽下落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均水又南流注于沔水

謂之均口者也朱均水作均水均口作均口箋曰梁書曰齊

遣太尉陳顯達率眾復爭之師入均口馬道根說顯達曰

均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

艦於鄧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

顯達不聽及敗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

之眾賴以全尋為均口成副李子田析蹟云水經注順陽

縣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均水又南流注於沔謂之沔口與均

水實一水故謂之均口趙均並改均刊誤曰均口當作均

口北史魏廣陽王建弟嘉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益險梁書

均均口之誤何焯曰梁書均均口均字是讀者所音後人誤

以入行魏書孝文紀只作均口雖易以今字尚不至重複也

今人讀史不知均均重音改作均均口趙釋曰一清按通鑑

釋文辨誤云孫愐曰均水名出析縣北山南入沔今作均蓋

為均均同音或曰均口或曰均口後人遂連均均二字言之謂

北均水于此入沔謂之均口或從水作均韻會均字下云隋

置均州取均水名是均即均史承水經之誤曰均口晉桓溫

伐秦水軍自襄陽入均口是也或又曰均均口齊陳顯達攻

魏馬圈軍入均均口是也均口及均均口自是史誤東樵猥

云史承水故地理志謂之清水趙清改育下同刊誤曰漢書

育水南至順陽入沔全氏曰育清之不可混猶均均均

之不可通也蓋與過鄧入沔之清水有別也下同言熊耳

之山清水出焉又東南至順陽入于沔官本曰按地理志弘

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

東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宏農郡

盧氏縣下云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育水即均水非自鄧入

沔之清水也書敘指南曰水經均州地名曰龍井今

龍井之文見沔水篇育溪注中均之為育益可信矣

粉水導源東流趙增房陵二字刊誤曰寰宇記云粉水出房

陵縣東流蓋本水經以立文也導源下落房

字陵二逕上粉縣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注案朱趙作注趙

宋魏諸志皆無之豈曹氏所置而旋廢者與寰宇記房陵縣有粉城沔水篇經注均有是縣此與淇水篇之臨淇縣同一卷中之可疑者也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眾流故縣水皆取名焉

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

官本日按此十字原本訛入注內近刻仍為經文

粉水至筑陽縣西而下注于沔水謂之粉口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水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水當作口粉水旁有文將軍冢

官本日按近刻脫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粉水

下落旁字全氏校增

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修麗閭丘羨之為南陽葬婦墓側將平其域夕忽夢文諫止羨之不從後羨之為楊佺

期所害論者以為文將軍之崇也

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王莽更之曰王莽更名朝陽為厲信縣朝陽也為厲信縣案朱同趙刪

曰朝陽也四字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朝陽縣莽曰厲信注文曰朝陽也四字衍

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

改故名舊傳遺稱在今也

又東至新野縣南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縣西案朱趙同

東入于涇

比水出比陽東北太

趙作大

胡山

官本日按比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泚注內同卷之三十二

泚水亦訛作泚攷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又廬江郡濞縣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音比又布几反今據以訂正二水

之名案朱趙作泚下同說見下

東南流過其縣南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

泄水從南來注之

趙釋曰一清按泚陽漢志續志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

入蔡或是傳寫之訛後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于比水西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濞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泚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

太胡山在比

朱趙作泚下同

陽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圓五六十里張

衡賦南都所謂天封太狐者也

朱趙狐作胡朱箋曰胡與狐通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御覽

引注文作大狐又云胡一作狐南陽圖經云山有大石如狐范史樊英傳作壺山音同通用

應劭曰比水

出比陽縣東入蔡經云泄水從南來注之

朱無二字趙增刊誤曰南來下落注

之二字黃省曾本校增

然比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耳

朱泚改泚趙改

刊誤曰壽春之泚水是泚字字或作泚泚音同泄水流合焉經云泚水出廬江濞縣西南霍山東北過六縣東北

入于淮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西與泚水合西北入于淮是泄水與入蔡之泚水了無關涉此篇經云泄水從南來注

之自是經誤道元故辭而闢之漢志則以南陽泚陽之泚水為比水水經則以廬江濞縣之比水為泚水交失之矣是注

泚字誤當作泚余以延昌四年蒙除東荊州刺史州治比陽縣故城

城南有蔡水出南磐石山故亦曰磐石川西北流注于比非

泄水也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荆使唐蔑應之

夾比而軍欲視水之深淺荆人射之而莫知也有芻朱趙作

芻者曰兵盛則水淺矣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也

比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苾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

于比水按山海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比水余按呂忱字

林及難字爾雅竝言灤水在比陽脈其川流所會診其水土

津注宜是灤水音藥趙釋曰一清按此也比水又西南歷長

岡舊月城北官本曰按舊字近刻訛在北字下案

會馬仁陂水朱右作又趙改刊誤水出無陰北山泉流競湊

水積成湖蓋地百頃謂之馬仁陂陂水歷其縣下西南竭之

以溉田疇公私引裂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列案

故瀆尚存比水又南逕會口與堵水枝津合官本曰按堵近

朱訛趙改刊誤曰清水注云地理志曰比水又南與澧水會

泚水堵水皆言入蔡互受通稱緒字誤

澧水源出于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為派

水澧水西北流逕平氏縣故城東北王莽更名其縣曰平善

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趙釋曰一清按金石錄作街彈碑詳見三十一卷澧水注

衛為澧水又西北合澨水水出湖陽北山官本曰按陽近刻訛作南案朱趙

作南趙釋曰一清按疑有誤文抑亦是大湖之南也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即湖陽之北山也

西流北屈逕平氏城西而北入澧水澧水又西注比水比水自下亦通謂

之為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于比水西斬之于斯水

也比水又南趙醴二渠出焉官本曰按醴近刻訛作澧案朱趙作澧比水又西

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其源微小官本曰按其近刻訛作二案朱趙改

刊誤曰二寔字記校改其至城漸大城周迴側水申伯之都邑官本曰按

五字案朱脫趙增邑作也刊誤曰側水下近刻脫此

寔字記引此文有申伯之都也五字今校補詩所謂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謝陽

侯即其國也然則是水即謝水也高岸下深官本曰按近刻

脫趙增刊誤曰岸上落高字名勝志校增浚流徐平時人目之為渟澇水城戍朱

成箋曰一作戍趙改戍又以渟澇為目非也其城之西舊棘陽縣治故

亦謂之棘陽城也謝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比水比水朱

不重比又西南流逕新都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國

志以為新野之東鄉朱志下有曰字趙刪刊誤曰曰字衍文故新都者也

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澧

比水于岡南趙釋曰全氏曰此岡即上注云長岡也西南流戍在岡上比水又

西南與南長坂門二水合趙釋曰一清按坂門水即下板橋水也未知水有二名也抑誤字也

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山之西側有漢日南太守胡著碑

子珍騎都尉尚湖陽長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廟堂皆以青石為階陛廟北有石堂珍之玄孫桂陽太守瑒以延熹四年

遭母憂于墓次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字傾頽而梁字無毀盛

引之以為樊重之母畏雷室蓋傳疑之謬也隆朱作陸箋曰孫云疑作隆

山趙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朱作坂箋曰一作坂趙改坂有兩石虎相對夾

隧道雖處蠻荒全無破毀作制甚工信為妙矣世人因謂之

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國

也朱廖作廖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湖陽縣下云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颺字其音同耳漢六安

蓋字形之似而其地相去甚遠竹書紀年曰楚共王會宋平

公于湖陽者矣東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人名

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趙刊誤曰箋曰宅陽乃比

陽之誤按非也隸釋校是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二百頃廣起廬舍

官本曰按近刻脫廣字案朱脫趙高樓連閣波陂趙二字增刊誤曰起上落廣字名勝志校增改陂渠

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鱸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

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功官本曰按近刻脫功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之下落功字何焯曰以鈔本隸釋校增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

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齋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敬侯詔

湖陽為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趙釋曰一清按范史樊宏

傳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王莽未義兵起宏與宗家親屬作營壑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其水四周

城漑城之東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趙釋曰一清按隸釋漢故中常

侍騎都尉樊君之碑君諱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也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月勒石城南有數碑無字

又有石廟數間依于墓側棟宇崩毀惟石壁而已亦不知誰

之胄族矣其水南入大湖湖陽之名縣藉茲而納稱也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西南與醴渠合又有趙渠注之二水上承派水南逕新都縣故城東兩瀆雙引南合板橋水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于是地陂水清深光武後以為神淵西南流于新野縣與板橋水合西南注于比水比水又西南流注于清水也

朱趙不重比水二字朱無注字趙增刊誤曰流下落注字

水經注卷二十九

水經注卷三十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淮水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

孫校曰史記索隱引作昭簪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

孫校曰說文魏郡有義鄉

鄴本內黃尚書導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

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

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

韋繞揚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為滸然淮水與醴水

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

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衍自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

下有脫文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

水南即復陽縣也闕駟言復陽縣湖趙作陽之樂鄉也元帝

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東觀漢記曰

朱祐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

陽郭苞立又二碑竝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文辭鄙拙殆不

可觀趙釋曰集古錄曰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

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西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其

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朱氏彝尊曰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其碑甚完好疑

為後人所重摹一清案其一碑見隸釋第二卷即道元所謂文辭鄙拙殆

不可觀者也故經云東北過桐柏也淮水又東逕義陽縣官本

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縣南對固成山山有

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北流注于淮

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官本日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

字是注義陽郡治也世謂之白茅城官本日案近刻脫之字

混作經世謂下其城圓而不方闕駟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

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于安昌城又太康記晉書

地道記竝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為名漢武帝元狩四年官本

曰案元狩近刻訛作封北地都尉衛山為侯國也有九渡水

注之水出雞翅山溪朱趙澗澗朱趙委沿遡九渡矣其猶零

陽之九渡水趙無故亦謂之為九渡焉于溪之東山有一水

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頽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

幅練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

淮水又東油水注之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

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

水三十

經水出縣西南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章帝建初

四年官本日案章帝近刻訛作和帝案朱訛趙改刊誤封

子全為王國油水又東曲官本日案油水原本及近刻並訛

逕字連下曲岸北為句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波

刊誤日又東下落逕字三丈官本日案沿下近刻衍流字入于油水亂流南屈又

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北逕城趙作咸陽縣故城南漢高帝

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為侯國王莽之新利也官本日案新利

案朱訛趙改刊誤日利新漢書地理志作新利魏城陽郡治淮水又東北與大木

水合官本日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西出大木

山山即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畱將家避難所居也其水東

逕城陽縣北而東入于淮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官本日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傍川西南出窮溪得其源

也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官本日案此十一字原本及

改刊誤日十一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四

年楚人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日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衍地漢乃縣之趙釋日一清案文帝八

理志日四字案朱趙有漢乃縣之今漢志無此文文帝八

年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呂后八年案朱趙同趙封淮南厲

王子劉勃為侯國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東得瀨口水源南

出大潰山官本日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八字訛

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日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瀨水又

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分

南陽置也晉太始初以封安平獻王孚長子望本治在石城

山上因梁希趙釋曰一清侵逼徙治此城梁司州刺史馬仙

碑不守官本日案梁近刻訛作齊仙碑訛作鮮卑案朱趙

卒攻義陽益急上遣寧朔將軍馬仙碑救義陽元英縱兵擊

之仙碑大敗而還蔡靈恩勢窮降于魏魏置郢州于義陽梁

書本傳天監四年仙碑遷南義陽太守封含涇縣伯仍督司

州諸軍事正指此事注云馬鮮卑不知傳寫之誤也抑南北

流間之訛也齊魏置郢州也昔常珍奇自懸瓠遣三千騎援

義陽行事龐定光屯于澗水者也澗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

無樹木峻峭層峙澗水又東逕義陽故城北趙增縣字刊誤

字城在山上因倚陵嶺周迴三里是郡昔所舊治城城南朱

有一十五步對門有天井周朱趙有百餘步深一丈東逕鍾

武縣故城南官本日案近刻脫縣字案朱本江夏之屬縣

也王莽之當利縣矣又東逕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記曰魏

攻冥阨音義曰冥阨或言在郟縣菹山也案呂氏春秋九塞

其一也孫校曰冥阨澗水逕郟縣故城南建武中世祖封鄧

郟為郟侯官本日案郟下近刻衍縣案蘇林曰音盲官本日

脫案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作郟縣侯衍去案

字愚案非也郟縣當作郟侯案字仍存趙釋曰全氏曰六字

注中注澗水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至谷

口谷水南出鮮金山北流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衍至字瑟

水注之水出西南具山東北逕光淹城東而北逕青山東羅

山西俗謂之仙居水官本日案近刻脫此六字案朱脫趙

六字名勝志引此文校補孫校曰仙居山案朱脫趙

在今縣南有水名龍泉河即仙居水也東北流注于谷水

谷水東北入于淮

又東過新息縣南官本日案過近刻訛作逕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逕當作過孫校曰初學記引作過

淮水東逕故息城南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

侯伐鄭鄭伯敗之者也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亦曰扶光山孫校曰浮扶音即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弋陽山也官本日案近刻脫陽字出名玉及黑石堪為碁其

山俯映長淮每有光輝淮水又東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二十

日寰宇記引此文作即弋陽山也出名玉及黑石堪為碁逕其山俯映長淮每有光輝淮水又東今校補二十四字

新息縣故城南應劭曰息後徙東故加新也王莽之新德也

光武十九年封馬援為侯國外城北門內有新息長賈彪廟

孫校曰元和志賈廟前有碑面南又有魏汝南太守程曉碑君祠在縣北一里

官本日案曉近刻訛作堯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程堯當作程曉魏書程仲德傳云分封少子延及孫曉為列侯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裴松之註引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

隋書經籍志有程曉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即其人也魏太

和中蠻田益宗劾誠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城案立東豫州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誠

以益宗為刺史淮水又東合慎水官本日案慎下近刻衍縣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

縣字衍文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縣取名焉朱箋曰史

記索隱曰慎陽屬汝南如滄曰音震闕駟曰合作慎陽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孫校曰元和志真陽縣本漢

慎陽縣淮水經縣南去縣入漢高帝十一年封欒說為侯國十里慎水出縣西南二十里

穎陰劉陶為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

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見思如此應劭曰

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為焦陂陂水又東南流

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

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

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脩復之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

之偉君言成帝用方進言毀之尋而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敢

趙作敗我濯龍淵官本日案龍近刻訛作子案朱趙作子

是後民失其利時有童謠曰敗我陂翟子威反乎覆官本日

訛作及子覆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後陂當復明府興

復廢業童謠之言將有徵矣朱箋曰漢書汝南舊有鴻隙大

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奏決去陂水有童謠曰壞陂誰誰翟

署都水掾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

而東南逕息城北又東南入淮官本日案又東下近刻衍逕

誤曰逕字衍文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

陂于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為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

南南派為蓮湖水南流注于淮淮水又左迤流結兩湖謂之

東西蓮湖矣淮水又東右合壑水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

趙改刊誤曰八水出白沙山孫校曰白沙東北逕柴亭西俗

謂之柴水又東北流與潭溪水合水發潭谷東北流右會柴

水柴水又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

也柴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柴口也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

注之官本日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水首受陂

水于深丘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

逕陽亭南東南合淮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

官本日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楚白公勝之邑

也東北去白亭十里官本日案東上近刻衍又字淮水又

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官本日案此十六字原本

訛趙改刊誤曰十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于長陵

成東東南入于淮淮水又東北合黃水官本日案此入字原

案朱訛趙改刊誤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趙

日入字是注混作經水導源木陵山官本日案近刻脫源

傳之穆陵南史俱作木誤日導下西北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

逕光城南官本日案逕下近刻衍南字案光城左郡治本

日案近刻脫城左又東北逕高城南故弦國也官本日案弦

刻竝衍高字今改正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弦高是鄭

商安得有國且非鄭地也將無誤記江黃道柏之姻而妄係

以又東北逕弋陽郡東有虞丘郭南有子胥廟官本日案胥

水又東北逕襄信縣故城南而東流注也官本日案注下近

刻衍之者二字

又東過期思縣北孫校曰今固始

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春秋文公十年楚王田于孟諸期思

公復遂為右司馬楚滅之以為縣趙釋曰全氏曰道元似以

滅之誤也是蓋楚漢高帝十二年以封賁赫為侯國城之西

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趙釋曰一清案隸釋楚相

饒字叔敖本是縣人六國時期思屬楚碑以漢延熹二年五

月廿八日立及碑陰集古錄云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

史記不著其名見于他書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後世

遂不復知其名饒也洪适曰碑在今光州延熹二年固始令

段光為叔敖作廟所立左氏傳薦敖薦艾獵杜預皆以為叔

敖他書但云孫叔敖此碑獨言其名饒未知何據劉昌詩蘆

浦筆記云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字攷史記本傳列于

循吏之首獨載改幣高相事為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

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繆矣且莊之後為其為康為邾敖

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繆矣且莊之後為其為康為邾敖

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繆矣且莊之後為其為康為邾敖

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為靈安得仕于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耶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續金石錄云碑文可議者三如云叔敖為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又云繼伍舉子文之統又云仕于靈王卒後數年莊王封之夫叔敖相楚當魯宣公時曾閔在定哀之際援後贊前猶作文者比擬之病至伍舉後于放四五年直云繼其統何耶况靈王為莊王之曾孫反序在前舛繆極矣彼云名饒未必有所據也毛奇齡經問曰張燧問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之令尹為艾獵也艾獵楚公族即為賈之子並非處士起家為楚莊所舉用者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註原是有據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于王而代為楚相未詳為何所人也唯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即春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于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即有孫叔敖之名見于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為令尹若云楚公族其誤始于杜預服虔之註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薦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事以為兩年相距不甚遠而只此令尹必屬一人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左氏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

孫叔敖無謀矣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薦賈之子明屬兩人乃其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隨武子稱有薦敖而杜預以為即兼稱也其時薦敖不在軍楚制有令尹太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孫叔令尹豈得與薦敖太宰合作一人也又章懷後漢書註引皇覽曰楚大夫子思冢在當塗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芍陂子思似是孫叔敖之字然則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官本日案此九非名饒字叔敖矣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淠一作淠水出弋陽案非也淠水即淠水淠音同九字是注混作經

縣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逕二城間舊有賊難軍所頓防官本日案所下近刻衍謂字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謂字衍文

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西北去弋陽虞丘郭二十五里水出南山東北流逕詔虞亭東而北入淠水又東北注淮俗曰

白鷺水孫校曰說文簿水在丹陽即此又東過原鹿縣南官本日案近刻脫汝水從西北來注之

縣即春秋之鹿上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侍中執金吾陰鄉侯陰識爲侯國者也

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

廬江故淮南也漢文帝十六年別以爲國應劭曰故廬子國

也決水自舒蓼北注不于北來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

又非決水皆誤耳淮水又東谷水入焉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逕原鹿縣故城北城側水南谷水又東逕富陂縣故城北俗

謂之成閭亭非也地理志官本日案近刻衍一汝南郡有富

陂縣建武二年世祖改封平鄉侯王霸爲富陂侯十三州志

曰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

也趙釋曰沈氏曰漢志續志後漢谷水又東于汝陰城東南

注淮官本日案近刻脫淮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淮

水又東北左會潤水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

經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爲高塘陂又東積而爲陂水東注焦

陵陂陂水北出爲鮑陂陂水潭漲引瀆北注汝陰四周隍塹

下注潁水焦湖東注謂之潤水逕汝陰縣東逕荆亭北而東

入淮官本日案近刻脫淮字案朱脫趙增于淮二淮水又

東北窮水入焉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水

出六安國安風縣窮谷官本日按風近刻訛作豐春秋左傳

楚救濇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者也官本日案近刻窮

下衍谷字案朱

趙川流泄注于決水之右北灌安風之左世謂之安風水亦

有窮水音戎竝聲相近字隨讀轉趙釋曰全氏曰十字注中注流結為陂

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

于淮京相璠曰今安風有窮水北入淮淮水又東為安風津

水南有城故安風都尉治後立霍丘成淮中有洲官本日案近刻重一

淮字案朱重趙刪刊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稱

焉魏書國志有曰司馬景王征母丘儉使鎮東將軍豫州刺

史諸葛誕官本日案東近刻訛作西案朱從安風津先至

壽春儉敗與小弟秀藏水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斬之

傳首京都即斯津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六安國有安豐縣

西京六安國治安風故莽改國曰安風縣曰安風亭也魏收

地形志揚州有安豐郡霍州有安豐郡治步洛城方輿紀要

以封竇融之國都也而別有安豐縣二國魏置安豐郡治安

風縣晉仍為郡治杜佑曰霍邱城北有安風津曹魏安風都

尉理母丘儉敗走安風津見穀處也或訛風為豐今注云云

直是誤文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泄水合北注之官本日案泚水

刻竝訛作泚水洪水今改正案朱訛趙改泚仍洪增流字刊

誤曰此廬江濤縣之泚水也泚字誤合北下落流字趙釋曰全

氏曰洪水當作泄水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淮水又東左合泚口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泚口案朱又東

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積可以厲也淮水又東流與

潁口會東南逕蒼陵城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官本日

蒼陵城北近刻訛作倉陵北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竝

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又曰

方輿紀要云壽州西北有蒼陵城魏書地形志縣即楚考烈

云壽春故楚有倉陵城是也倉陵下落城字

水三十

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

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

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清陳汝南南郡為西楚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

南楚是為三楚者也趙釋曰一清案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

是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

注混水官本日案城近刻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地當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于淮水謂之清

水口者是此水焉官本日案此四字近刻作左合椒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案朱訛趙增也字刪左

合椒水焉五字刊誤曰者下落也字全氏云左合椒水焉五字蓋逕地城南者即椒水也何合之有

又東詩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

淮水于壽陽縣西北官本日案晉考武改壽春曰壽陽肥水從城西而北入

于淮官本日案近刻脫西字案朱謂之肥口淮水又北夏

肥水注之趙釋曰全氏曰漢志沛郡城父縣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此別是一水與九江成德之肥水無與

也近志稱肥水曰東肥夏肥水曰西肥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

城父縣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

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寔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

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官本日按男近刻訛作夷案朱趙同杜預曰此時改

城父為夷故傳寔之者也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

益之官本日按近刻脫此十五字案朱趙無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

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曰矣漢桓帝永壽元年封大將

軍梁冀孫桃為侯國也官本日按也上近刻衍者字案朱趙有趙釋曰沈氏曰是永興二年

夏肥水自縣又東逕思善縣之故城南漢章帝章和三年分

城父立夏肥水又東為高陂又東為大滌陂官本日接近刻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天滌陂穎水注作大滌陂字形相近水出分為二流南為夏肥水

官本日接近刻脫夏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肥水上落夏字下雞水又會肥水亦落夏字

北為雞陂夏肥水東流官本日接近刻脫水字案朱左合雞水水出雞

陂東流為黃陂官本日接近刻脫又東南流積為茅陂又東

為雞水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

也雞水右會夏肥水官本日接近刻脫作又脫夏字而

亂流東注俱入于淮淮水又北逕山碇中謂之碇石官本日

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

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津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僊所在也今山

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朱趙有一字十餘所仍今存焉淮水又

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

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官本日接近刻訛蔡

昭侯官本日接近刻訛作成公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自

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即下蔡新

城也官本日接近刻脫即字案朱脫趙增二城對據翼帶

淮潰淮水東逕八公山北官本日接近刻脫公字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當作八公山落公字山上有老子廟淮水歷潘城南置潘溪戍戍東側潘溪吐川

納淮更相引注又東逕梁城臨側淮川川左有湄城淮水左

池為湄湖淮水又右納洛川于西曲陽縣北水分閭溪北絕

橫塘又北逕蕭亭東官本日接近刻脫又字案朱又北鵲

甫溪水入焉水出東鵠甫谷西北流逕鵠甫亭南西北流注

于洛水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王莽之延平亭也應劭曰縣

在淮曲之陽下邳有曲陽故是加西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

延平亭東海郡曲陽縣莽曰從平師古注兩引應劭在淮曲

之陽語此是九江之曲陽續志始加西字東海之曲陽續志

改隸下邳魏書地形志彭沛二郡領南陽中陽洛陽

三縣南陽縣有曲陽城是也洛陽即洛澗之陽也洛澗北

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經所謂淮水逕壽春縣北肥水從

縣東北注者也官本日按近刻脫從字案朱蓋經之謬矣

考川定土即實為非是曰洛澗非肥水也淮水又北逕莫邪

山西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山南有陰陵

縣故城漢高祖五年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

陵迷失道左陷大澤漢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及之于斯

縣者也案地理志王莽之陰陸也後漢九江郡治時多虎災

百姓苦之南陽宗均為守官本日按宗近刻訛作宋案朱

宗資祖父均趙明誠金石錄云宗資墓在南陽有天鹿辟邪

知宋均當作宗均也趙釋曰朱氏謀璋箋曰按謝承書南陽

宗資祖父均知宋當退貪殘進忠良虎悉東渡江

又東過當塗縣北澗水從西北來注之孫校曰初學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

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

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禹

墟在山西南官本日按墟近刻訛作娶案縣即其地也地

理志曰當塗侯國也魏不害以圍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

等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漢以封之趙釋曰一清按漢表當塗

者案朱訛趙改侯魏不害以圍守尉捕反

者淮陽胡侯又韓陽侯江喜以圍番夫捕反者故城父令

公孫勇侯俱以征和二年十一月封此從褚表故當以班史

為是江喜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官本日

褚作江德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

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

混作經趙釋曰全氏曰此向未是鍾離之濠水乃元和志所

謂西濠者也水出莫邪山東北溪官本日按溪上近刻衍之

在懷遠縣界日之字當移案朱同趙移改刊誤

在東北上溪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

又北沙水注之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所謂蕩蕩朱趙渠也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王莽之平盃也

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為侯國郡國志曰平阿縣有塗

山官本日按有下近刻淮出于荆山之左趙淮改渠刊誤

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官本日按而近刻訛

朱同趙改而存之刊誤曰春秋左傳哀公十七趙作

西北堂書鈔引此文作而春秋左傳哀公十七

孟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

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曰吳代楚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

子使來聘且問之客執骨而問曰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敢問

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

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為大也蓋丘明親承聖旨錄為實

證矣又案劉向說苑辨物王肅之敘孔子廿二世孫孔猛所

出先人書家語竝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羣書及

方土朱箋曰之一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淮水于荆山

北過水東南注之官本日按東近刻訛又東北逕沛郡義城

縣東司馬彪曰後隸九江也

又東過鍾離縣北

世本日鍾離贏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為

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王莽之蠶富

也豪趙作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趙釋曰全氏曰此所謂

離縣南濠塘山二濠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所

未詳也豪水東北流逕其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

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

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渙水入焉水

首受蕩蕩渠于開封縣史記韓釐王二十一年使暴戴救魏

為秦所敗戴走開封者也東南流逕陳畱北又東南官本日

脫入焉至西入九里注之官本日按此六渙水又東

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

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應劭以陳

稱曰襄邑宋地木承匡襄陵鄉應說宋襄公之所葬故號襄

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鼓官本日按近刻訛

案朱作公趙改鼓刊誤曰景鼓黃省曾本作景公誤也史

記十二年諸侯年表宋終于景公之四十年實周敬王之四十

三年也年表云六十四年卒宋世家同蓋卒于周元王之二十

四年六國表魏惠王十七年為周顯王十五年去景公之

卒已九十二年矣今從吳瑄本所改考正衛公孫倉會齊師

之景鼓之族疑出景公以謚為氏者也

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官本日

脫敗字此句之下有縣字今竹書作縣于襄陵案朱脫衍

趙增刪刊誤曰韓師下落敗字縣字衍文孫潛校正今本竹

書紀年作惠成王以韓師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官本日按

諸侯師縣于襄陵大繆此下近刻

有公會齊宋之圍六字原本及即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

竹書皆無此語案朱趙有

官本日按此下近刻王莽以為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

衍也字案朱趙有梁冀子胡狗為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胡狗即梁胤當是其小字陳留風俗傳曰

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

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厥篚織文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

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云襄邑在豫域不當引兗篚為證疏承其繆

南逕已吾縣故城南又東逕鄆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

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鄆杜預曰陳留

襄邑縣東南有鄆城渙水又東南逕鄆城北新城南又東南

左合明溝溝水自蓬趙作逢洪陂東南流謂之明溝下入渙水

又逕亳城北帝王世記趙作紀曰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十三

州志曰漢武帝分穀熟置春秋莊公十二年官本日按二近刻訛作三案

穀熟城南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為侯國又東逕楊

亭北趙楊改陽刊誤曰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二年楚子囊秦

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京相璠曰宋地

矣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城官本日按近刻脫城字案朱同趙刪今增城

楊改陽刊誤曰今字衍于字案朱趙有渙水東逕

去梁國八十里渙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帝

元鳳元年官本日按近刻脫元鳳二字案朱脫趙增武改

封是注有缺昭刊誤曰漢書功臣表杜延年以昭帝元鳳元年

誤今改正封杜延年為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鄆縣

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鄆朱箋曰

鄆誤按左傳皆作會于祖古文祖作鄆應劭讀今其地鄆聚

作嗟漢地志沛郡鄆縣注鄆本作鄆今為改正

水三十一

是也王莽之鄧治矣趙鄧作贊釋曰一清按漢志沛郡鄧縣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嗟師古曰此縣本

為鄧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鄧字為之耳讀皆為鄧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索隱以為蕭何所封邑班固泗水

亭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鄧以韻而言似非南陽之鄧又曰何封實在南陽非沛縣也說者引江統

徂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繆不可考覈耳後說是渙水又東南逕費亭南漢建和元

年封中常侍沛國曹騰為侯國騰字季興譙人也永初中定桓帝策封亭侯此城即其所食之邑也渙水又東逕銓縣故

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渙水又東苞水注之水

出譙城北白汀陂官本曰按白汀近刻訛作自案朱訛趙改增水字刊誤曰出上落水字自當作白

陂水東流逕鄆縣南又東逕鄆縣故城南朱箋曰漢志沛郡有鄆縣又有鄆縣

孟康曰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單城也鄆音多

官本曰按單近刻訛作雷案朱趙作雷趙刊誤曰按雷城漢書分註作單城是也宋祁謂鄆有雷音非也宋書索虜傳

云步尼公進軍清東屯雷城此春秋傳侵宋呂雷之雷漢縣屬楚國沛郡之鄆縣蘇林音多寒反不當作雷音也音

多趙釋曰全氏曰二字注中注沈氏曰漢書周緹傳景帝中元年封緹子應為鄆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也

史記周緹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為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是注則六朝本已

如是不始于小顏小司馬也又宋祁曰音雷蓋承六朝誤本以莽所改之單城為雷城之繆若作雷音則又添一疑網轉

相迷惑不又東逕嵇山北嵇氏故居嵇康本姓奚官本曰按可窮詰矣

字案朱脫趙增刊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于譙之銓縣誤曰嵇下落康字

改為嵇氏官本曰按改近刻訛作故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故三國志註引虞預晉書作改取稽字

之上以為姓蓋志本也嵇氏譜曰譙有嵇山家于其側遂以為氏縣魏黃初中文帝以鄆城父山桑銓置譙郡故隸譙焉

趙釋曰一清按晉志云魏武分沛立譙郡宋志云魏明帝分立又引王粲詩以證是建安中立然則武帝是也注以為黃初蓋文帝受禪之後建

立五都譙亦其一耳苞水東流入渙渙水又東南逕蕪縣

水三十一

故城南地理志曰故甄鄉也

官本日按甄近刻訛作垂案朱作垂趙改甄刊誤曰垂漢書

作番師古曰音直恚反又高帝紀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儉保邑名屬沛國蕪縣蘇林曰缶音番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番而轉寫者誤為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正作番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史記高祖紀作會甄裴駰曰漢書音義音儉保邑名甄直偽反黥布傳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吳王濞傳索隱曰會音古兌反甄音鍾以是知漢紀缶字音保誠誤也

治王莽之蕪城也水上有古石梁處遺基尚存渙水又東逕

穀陽縣左會八丈故瀆

官本日按左近刻訛作右案朱趙作右瀆上承汶水南

流注于渙渙水又東逕穀陽戍南又東南逕穀陽

趙有縣字故城

東北右與解水會水上承縣西南解塘東北流逕穀陽城南

即穀水也應劭曰城在穀水之陽

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四字趙增刊誤

曰城在下落穀水之陽四字漢志校補又東北流注于渙

案趙以原本穀水下屬故云脫四字也

日全氏曰先大父贈公曰渙讀如濊胡三省通鑑注引地形志穀陽郡建城縣有濊水丁度曰濊呼外反一作渙其音同今人呼為滄

水即濊水也渙水又東南逕白石戍南又逕虹城南

官本日按近刻脫又字虹訛作蛇案朱趙無又字趙蛇改地刊誤

之水首受蕪水于蕪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八丈故瀆出焉又

東合長直故溝

趙改瀆刊誤曰溝當作瀆下同

又東南流逕汶縣故城北

官本日按逕近刻作于案朱趙作于縣有垓下聚

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王莽更名其縣曰看城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作有成並誤也此是莽改汶縣曰看城耳師古曰汶音看是也

水所出音絞經之絞也

趙釋曰全氏祖望曰六字注中注

汶水又東南與渙

水亂流而入于淮

官本日按近刻脫與渙水亂流五字及而字案朱趙無

故應劭曰汶水南入淮淮水又東至嶢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

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改曰成信矣南逕沛國夏丘

縣絕斬水又南逕夏丘縣故城西官本日按近刻脫水又王

莽改曰歸思也又東南流逕臨潼戍西又東南至巉石朱無

與官本同趙增刊誤日巉石下落山字西南入淮淮水又東逕浮山官本日按

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

趙改刊誤日七字是注混作經

立堰于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壞矣

官本日按壞近刻訛作淮案朱趙作淮朱箋曰梁書康絢

傳日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高祖然之發徐

揚人率二千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並

護堰作人及戰士有眾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

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天監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復

決潰用鐵數千萬斤沈于堰所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

其上士卒死者十七八明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

關百四十文天監十五年九月淮堰壞死者十餘萬口

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官本日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

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

誤日十三字是注混作經

導徐城西北徐陂趙增水字刊誤陂水南流絕

斬水逕歷澗戍西官本日按成近刻訛東南流注于淮淮水

又東池水注之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羽帥

二十八騎引東城官本日按近刻脫一羽字案朱因四隕

山官本日按山近刻訛作出案朱訛趙改刊誤日漢書項

籍傳云因四隕山而為園陣外嚮孟康日四下隕也

斬將而去即此處也史記孝文帝八年官本日按近刻訛作

同封淮南厲王子劉巨為侯國官本日按良近刻訛作賜

璋箋日按史記孝文八年封淮南厲案朱趙作賜趙釋日朱氏謀

王子劉良為東城侯劉賜為陽周侯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日

武城也池水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

也官本日按近刻脫河字案朱趙無趙釋日全氏日按胡

三省日今招信軍肝貽縣西淮陵城臨池河池河過淮陵

城西北入淮謂之池河口淮水又東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首受唯水于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

城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

索隱曰表在豫章道元于王莽之多聚也趙釋曰一清按漢

莽曰多聚道元誤以沛郡之建成當之蕪水又東南逕蕪縣縣有大澤鄉陳涉

起兵于此篝火為狐鳴處也南則汶水出焉蕪水又東南北

八丈故瀆出焉官本日按北下近刻衍入字瀆訛作溝案

曰克家云當作八丈故朱同趙存入溝改瀆刪出焉二字刊誤曰箋

瀆按出焉二字衍文又東流長直故溝出焉官本日按長

南北二字溝訛作瀆案朱同趙改又東南又東入夏巨縣

流刪北字刊誤曰當作又東南流北字衍文

東絕潼水逕夏巨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潼縣南又東流入徐

縣趙增南字刊誤曰東絕歷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

趙有流字注于淮淮水又東歷客山趙釋曰沈氏曰盱逕盱眙縣

故城南官本日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

釋曰一清按西地理志曰都尉治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

字胡渭本作南易王子劉蒙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

匡武趙釋曰一清按淮水又東逕廣陵淮陽城南官本日按

刻衍歷字復脫南城北臨泗水官本日按近刻脫城字案

字案朱趙同阻于二水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

廢興也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孫校曰淮陰漢屬泗水從西北來流

注之

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

注之

注之

口也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

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

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為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

臨淮水趙北臨上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國王莽之嘉信

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

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

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

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

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

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趙釋曰全氏曰子胥為浙江

盛而大江之上杳然不知其亦主風濤之患也觀范史張禹

傳及章懷注所引水經注逸文可見故山謙之南徐州記其

于廣陵之曲江亦俱以為大江舊江水道也官本曰按近刻

而不專主浙江非盡無說也脫趙增刊誤曰案朱

舊下落江字案朱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

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

地理志所謂渠朱作築箋曰地理志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又脫入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

誤曰而當作西末口下落入字胡渭校正趙釋曰一清按漢

志廣陵國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禹貢錐指曰

閩百詩四書釋地曰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

明謂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

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

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丁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

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若預為

之兆者亦一異事又云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

湖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

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通淮也水經始不如地志之確今按江淮自吳關邗溝以後水流逕通但與隋人所開有順逆之分胡氏云路可通淮水不通淮語亦有病末口今注疏本作宋口非是

其水上承歐陽埭 官本日按近刻脫埭字案朱趙無趙釋日全氏曰胡三省曰江淮之間地名歐陽

見于史者非一處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裴遠拒長孫稚欲營歐陽則在壽春境上蕭正美為侯景柵歐陽也而會稽郡烏程縣亦有歐陽 **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

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荆國十一年為吳城即

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符三年更曰廣

陵王莽更名郡曰江平縣曰定安 官本日按近刻脫更名二字案朱脫趙增定安改

安定刊誤曰王莽下落更名二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字定安漢書地理志作安定

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

官本日按此二湖在今高郵州南 **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 官本日按湖在高郵州西北五十里

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 朱趙作邪下同 **乃至山**

陽矣至永和 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

湖逕渡 官本日按津湖在今寶應縣南六十里趙釋曰一清按魏書蔣濟傳作精湖湖在今山陽 **渡十**

二里方達北口 官本日按此謂津湖之北口 **直至夾邪與甯中復以津湖**

多風又自湖之南口 官本日按近刻南下衍北字此謂津湖之南口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北字衍

文胡渭校 **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

濟三州論曰 趙釋曰一清按蔣子通作三州論本詩人淮有三洲之義言水淺也 **淮湖紆遠水**

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 官本日按近刻脫敏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是陳敏穿溝落

敏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 趙馬上增白字刊誤曰馬上補白字 **自廣陵出山**

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趙釋曰一清按師古曰卽項伯爲侯國

也王莽更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

治此十七年爲王國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淮安府山陽縣下云漢臨淮郡射陽縣地後漢屬廣

陵郡晉義熙中置縣爲山陽郡治以境內有山陽津而名又

云山陽瀆在淮安府城東古邗溝也其入淮處謂之末口後

漢書山陽王荆光武帝子初封山陽公進爵爲王後以西羌

反徙封廣陵曰廣陵思王也荆封本不在淮南鄴氏蓋以廣

陵地近致誤而不知山陽郡縣之名起于典午潛邸劄記曰

後漢河內郡有山陽縣又山陽郡治昌邑荆封或郡或邑不

可定唯其爲金鄉之山陽或河內之山陽方以西羌有警徙

居東南廣陵若如今山陽去廣陵三百里耳何取乎其徙封

一清按范史廣陵思王傳荆以飛書事顯宗遣其出止河南

宮是未嘗就國也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有變私迎能

星者與之謀議帝聞之乃徙封廣陵遣之國蓋荆潛居京邸

包藏禍心是以屏之遠方以絕其邪謀東京皇子皆封郡王

則似金鄉之山陽爲是鄴氏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

言之未明遂啟後人之惑爾

水又東官本日按近刻脫水字謂之山陽浦又東入

淮謂之山陽口者也脫趙增刊誤曰中瀆下落水字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徐廣史記音義曰泗水國

名漢武帝元鼎四年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初置都凌官本日

訛作鄒下衍四年案朱趙同封常山憲王子思王商爲國官本日按近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四年下落封字趙釋曰沈氏曰漢志云

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而表作二年封已自不合是注又復

參差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商以四年封則志

是而表非也又泗水國無鄒縣其都卽凌縣善長亦誤地理

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爲水順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順凌縣爲

生凌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陵縣爲凌水注之水出凌縣東流

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淮寔曰凌口也官本日按近

案朱脫趙增寔改是刊誤
日寔當作是日下落凌字
應劭曰凌水出縣西南入淮即經
之所謂小水者也
朱之在謂下趙改刊誤
日之字當移在即經下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淮浦漢屬臨

西地理志云淮水至淮陵入海註疏本訛為睢陵唯水經云至
淮浦縣入海又曰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八十五里此地距
海甚遙淮何得于縣界入海也淮陵乃淮陰之訛又云淮陰去
海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
蒯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也全氏曰東樵
之言非也地志以淮水之入海系之淮陵而以淮水所分之游
水系之淮浦水經則但言淮浦以游水即淮水也漢志水經其
實一也說者謂盱眙去海尚遠不知淮水至此而止其東即枝
分之游水故班固曰淮陵也何得改曰淮陰乎一清按山海經
海內東經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與
水經

應劭曰淮崖也
官本曰接近刻訛作浦岸也
案朱同趙改

淮蓋臨側淮瀆
朱無臨字趙增刊誤曰蓋
故受此名淮水逕

縣故城東
官本曰接近刻訛作出
案朱趙作出朱無東

疏證曰淮浦故城在
今淮安府安東縣西
王莽更名之曰淮敬淮水于縣枝分北

為游水歷胸縣與沐合
朱沐作沐趙改刊誤曰
又逕胸山西

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匡
案朱訛趙
山側有胸縣故城秦

改刊誤曰箋曰匡字譌未詳
按當作逕

始皇三十五年于胸縣立石海上以為秦之東門
趙釋曰一

云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關古今註云關觀也說文云

門觀也蓋古象魏之制秦皇立石海上狀如宮門之闕也史

記始皇紀云立石東海上胸縣界中以為秦東門據此是無

闕字丁履恆曰流水新渠既入淮陽宿預縣注泗其故瀆自

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祖口城中東南至胸縣入

游注海寰宇記胸山在縣南二里按舊圖經云秦始皇東巡

之胸山界漢胸縣蓋以山得名今海州城南四里有胸山酈

注所謂山側有胸縣故城是也
懷宇記古盧王舊胸縣今海

嶷崔琰述初賦曰倚高艦以周眄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

北海中有大洲
趙作州
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
趙釋曰

一清按

今本山海經作郁州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

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州者故蒼梧

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僊士石室也乃往觀焉官本

近刻脫焉字 案朱作所趙改焉刊 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

不談不對顧非已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趙

曰一清按寰宇記東海縣下引水經注曰胸縣東北海中有

大州謂之郁州有道士學徒十人游于蒼梧鬱州之上數百

年皆得至道其山自蒼梧徙至東海上今猶有南方草木生

焉故崔政述初賦曰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古老傳言此島

人皆先是麋家之隸今存牛欄一村舊是麋家莊牧猶枯祭

之呼曰麋郎臨祭之日必著犁鐮執耕鞭又言初娶婦者必

先見麋郎否則為崇此 游水又北逕東海利成縣故城東

等文句今皆缺失矣 故利鄉也漢武帝元朔四年

曰按成近刻訛作城東上衍之 丁履恆曰寰宇

字 案朱訛趙改並有之字 記利成漢縣故

封城陽其王子嬰為侯國王莽更之曰流泉

城在今縣 縣西六十里 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

東南尚書曰堯疇咨四岳得舜官本曰按疇咨近刻訛作時

曰時曰二字當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為檇杙與驩兜三

苗共工同其罪故世謂之四凶鯀既死其神化為黃熊官本

近刻訛作龍 案朱趙作龍朱箋曰龍字誤晉語作黃龍

昭注能似熊宋庠音釋云能乃來反字林云能足似鹿又為

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汲冢晉春秋云平

公疾夢朱罷窺屏則又變能為罷矣趙刊誤曰箋曰黃龍字

誤按非也黃龍字見山海經郭璞註之開筮趙釋曰全氏曰

按晉語作黃龍朱昭注云能似熊宋庠云能乃來反汲冢晉

春秋又作朱罷若黃龍則人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祀之故

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游水又北逕祝

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公十年

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寔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

猶亭 丁履恆曰寰宇記羽山在胸縣西北九十里故祝其城在懷仁縣南四十二里平地顧祖禹方輿紀要祝其城

在縣西五十里今縣治西四十餘里興甯鎮有夾谷山其西十餘里有古城周四五里內有民居城址宛然當即祝其故城其地接壤山東沂州府與寰宇記引太康志在郊東九十里者正合羽山恰在其南 縣之東有夾口

浦游水左逕琅邪計斤縣故城之西 官本日按計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即丘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即邱字誤當作計斤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有計斤縣若即邱則東海之屬縣也趙釋曰一清按計斤縣杜預謂之計基城樂史云即左傳所謂介根城皆音之轉耳丁履恆曰寰宇記計斤城在高密縣東南四十里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鹽官故世謂之南莒也

游水又東北逕贛榆縣北 丁履恆曰魏書地形志懷仁縣有吳山魏山莒城今縣治西北十五里

餘里有大吳山小吳山寰宇記懷仁山在縣歸義縣有盧山北四十二里其山無草木生志以爲當即懷仁山本漢贛榆縣鹽倉二縣並漢贛榆縣地寰宇記海州懷仁縣本漢贛榆縣北二十五里今縣治北三十里朱注鎮有盧山山下有土城當是贛榆故城寰宇記所云贛榆故城在東海縣東北五十里青山之陰故城猶存者是也盧山唐武德四年置青山縣於此山其東十餘里龍王廟鎮別有鹽倉城周里餘寰宇記

引郡國縣道記曰贛榆城在懷仁縣東北三十里一名鹽倉城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以鹽倉城爲贛榆故城皆誤 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朱趙有 百五十步湖水至

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 朱趙有 十二字游水又東北逕紀鄆故城

南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鄆莒之婦人怒莒子之害其夫老而託紡焉取其纼而夜緹絕鼓譟城上人亦

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齊遂入紀故紀子帛之國穀梁傳曰吾伯姬歸于紀者也杜預曰紀鄆地二名東海贛榆縣東

北有故紀城即此城也 官本日按城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當作城丁履恆曰寰

宇記紀鄆城在懷仁縣東北七十五里地近海周一里餘今縣北四十餘里石橋鎮東贛縣海口中每潮落往往見城形相傳即紀鄆城址江南通志謂在贛榆縣東北七十 游水東

北入海舊吳之燕岱常泛巨海憚其濤險更沿溯是瀆由是

出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北入海爾雅曰淮別為游水亦

枝稱者也丁履恆曰案游水自今安東縣西北流經海

州合沐入嶺榆縣西南境東北流至縣治北入海

去漣水百數十里處與紀要漣河在州東南上引沂水及

渡入海唐仲冕海州志因沐水注有至駒縣入游注海之文

而沐水又分流入漣漣水注有至駒縣入游注海之文

北通水南流四十九遂誤指漣河謂即游水今據左傳漢志

魏書及寰宇記諸書疏證酈注條分縷晰不特游水故道昭

然可見並贛榆縣境諸故城遺迹亦瞭如指掌矣

海州二山縣里西北至竹墟村西七里中流為界至海州東門

也分界漣水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宿預一里百七流與海州東門

水經注卷三十

水經注卷三十一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滢水 清水 潁水 濯水

瀨水 無水 湏水

滢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趙釋曰全氏曰按左傳云楚子

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人

汝即滢水也蓋音同字異耳

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

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

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滢水出

焉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滢澧灤盡發源巖穴布濩漫汗

漉沆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疾者也滢水又歷太和川東逕

小和川又東溫泉水注之水出北山阜七源奇發官本日按近刻脫阜

字源誰作泉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北山下落阜字寰宇記校增泉當作源炎熱特甚闕駟曰

縣有湯水可以療疾官本日按近刻疾下湯側又有寒泉焉

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若冰谷矣渾流同溪

南注澁水官本日按南下近刻有流字澁水朱趙不重又

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痲疾

之徒無能燥其衝漂救癢者朱趙癢竝作養刊誤曰箋曰白氏六帖作救癢按癢本作養荀

子榮辱篇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凡从疒後人所加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

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

湯可以熟米飲之愈百病官本日按飲之近刻訛作飯而案朱同箋曰一作飲之趙改飲之

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飯案朱作飯箋曰一作飲趙改飲多少

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

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然宛縣

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百步湛然沖滿無

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

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宛魯陽俱屬南陽郡何以云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殊不可解酈蓋以宛有湯谷魯陽亦有之南

都賦所云是宛之湯谷非魯陽之湯水西京南陽治宛而王莽更宛曰南陽故亦或有直稱宛為南陽之縣也然文義特

晦張平子廣言土地所苞明非此矣澁水又東房陽川水注

之水出南陽雒縣西房陽川北流注于澁澁水之北有積石

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不

託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單楹插霄

矣北面有如頽落劣得通朱作道箋曰當作通步趙改通步好事者時有板

陟耳澧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

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

廣成頌曰浸以波澆其水又南逕蠻城下蓋蠻別邑也俗謂

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澧水澧

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闕駟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

文趙釋曰全氏曰周禮豫州其川滎洛其浸波澆康成師古皆不知波水所在而以滎波之波當之後人或疑其非而以爾雅洛出為波之波當之不知滎洛既為川矣不應復以其支流為浸也波水自當以出霍陽由澧入汝之波為是此可補入周

禮注中澧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

有魯山官本日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有魯下落山字漢書地理志校增縣居其陽

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趙釋曰一清按今漢志無此文昔在于楚文子守

之與韓遵戰官本日按遵近刻作構案朱趙同有返景之誠內有南陽

都鄉正衛為碑趙釋曰魏釋碑曰魏鄉正衛碑水經作衛為靈帝中平二年立在汝州昆陽城中水經

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為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

勸碑此則其一也趙氏誤認衛為街遂云莫曉其為何碑予

考其文則縣令寧陵君承昆陽喪亂之餘愍絲役之害結單

言府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願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

環丞濟陰華林優卹民隱為之立約自是之後吏無苛擾之

煩野無愁痛之聲其大略如此又云因民所利斯所謂惠康

之策又有輕賦斂及役艱苦之語頌則美其輕賦均約蓋是

紀述守令絲役條教也前書食貨志月為更卒已復為正注

云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衛宏漢

官舊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

騎馳戰陣又云民給正衛材官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

酸棗令劉熊碑云愍念蒸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更

此云都鄉正衛彈者與劉君碑同困學紀聞曰周禮里宰以

歲時合耦于耜注云耜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于此

合耦使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

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于攷

也若今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于此水經建寧三年改新豐為都鄉而百官志凡州所監為都鄉者都邑之鄉若今之關廂也故鄉曰某鄉而都鄉則無地名封爵有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正者漢官舊儀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前漢食貨志月為更卒已復為正師古曰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正卒為給中都官者此都鄉之正也周禮于耒耨合耦以勸農漢人于街彈之室糾彈不法昆陽當亂喪之餘徭役煩苦郡守縣令班董科條收其舊直臨時顧募不煩居民立碑于街彈公所以頌其德也洪氏云趙氏誤認衛字為街改名街彈碑亦引衛宏漢官舊儀為證無論街彈見于註疏若衛士乃正卒一歲以後所遷之名又一歲為材官騎士百官志註云凡八月都尉令長相丞尉課試殿最非若正卒亭長之所得糾彈也况去士字似不成語予意仍題街彈為得洪氏碑目云水經作衛為趙作街彈按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為碑衛為似人姓名在魯陽非昆陽也如以衛字屬之上文則為碑二字題額又何說乎又引劉熊碑愍念蒸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按三國志吳張淑為司直表正彈曲二十人專司不法與劉碑之正彈同非此碑之正係卒夫之名也况洪之所辨乃衛字若引劉碑則正彈連合又何關涉乎庾林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為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衛之與街豈可強傳者按鄭元駁許慎異義曰周禮六十

十五皆征之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自是漢魏徵官秩若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橫嶺下夾谷東北出入滢滢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

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漢陽侯焦立碑牛蘭水又

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

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關駟曰魯陽縣今其地魯

山是也水南注于滢滢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

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滢水水出魯陽

縣南彭山蟻塢東麓北流逕彭山西下有彭山廟廟前有彭

山碑漢桓帝元嘉三年杜仲長立

趙釋曰一清按范史桓帝紀元嘉紀元僅二年至明年夏五月改元曰永興不得云三年也或碑以彭水逕其西春立在未改元之先此與成陽靈臺碑正同

北漢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

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

中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流直應城南而入湓湓水又左合

橋水水出魯陽縣北恃山朱作東箋曰宋本作北恃山趙改山東南逕應山北

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

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

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

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封叔虞非應

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趙釋曰一清按呂氏春秋以下是臣

瓚說見漢志注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應

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應

侯武王之子又戰國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水湓水又東逕

犍縣故城北左傳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使伯州犁城犍是

也出于魚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于

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官本日按役徒近刻晉作徒役案朱趙同

人間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矣所涉卽湓水也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

太僕吉成侯州苞冢官本日按近刻脫成字州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金石錄漢隸字源引此文

俱作吉成侯冢前有碑基西枕岡趙基改墓刊誤城開四門

門有兩石獸墳傾墓毀碑獸淪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

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

表壘上起石橋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謬是諷蓋仕

自安帝沒于桓后于時閹闈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

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須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為石至

千春不若速朽苞墓萬古祇彰誚辱嗚呼愚亦甚矣趙釋曰金石錄

跋尾曰吉成侯州輔碑名字已殘闕其額題云漢故中常侍

長樂太僕吉成侯州君之銘輔姓名見范氏後漢書宦者傳

以定策立桓帝與曹騰等七人同時封為亭侯今此碑載當

時詔書有云其封輔為葉吉成侯以此知其名輔而酈道元

注水經云滎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冢

前有碑其辭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諷今驗其詔文實有此語

獨以輔為苞蓋水經之誤當取漢史及此碑為正一清按輔

碑載隸釋其碑闕姓與字輔字無殘闕趙德甫云名字殘闕

蓋捐本未善耳碑文云特以才明敏達拜小黃門遷事和熹

后孝安思皇后時為大宮令孝順皇帝踐祚復拜小黃門遷

臧府令當拜中常侍讓與同郡錡任後以病孫位起家復拜

謁者令中尚方令遷中常侍遭順帝棄天下扶佐孝沖孝質

帝兼領黃門令順烈皇后攝政拜長樂太僕遭孝質無嗣乃

定冊帷幕援立聖主有定社稷之勳建和二年七月己巳封

為葉吉成侯和平中復拜大長秋永壽二年十二月丙子薨

其銘詞所謂六帝四后是諮是諷者洪氏曰葉吉成者葉

縣之吉成亭也又碑陰有故京兆尹延篤叔堅名字洪氏曰

州輔碑目自漢陽太守而下四十有九人其人稱邑曰冠軍

日宛日章陵日新野日比陽日魯陽皆南陽之邑餘人惟延

篤有傳乃南陽隸人則不稱邑者隸之人也碑云鄉人姻族

相與刊石則又知輔為隸縣人也又金石錄跋尾云余初得

汝穎間因託訪求之特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

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為村民所

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滎水又東隸水注之俗謂之秋水非也水

有二源東源出其縣西南踐犢山東崖下水方五十許步不

測其深東北流逕隸縣南又東北屈逕其縣東而北合西源

水官本日按源近刻訛西源出縣西南頗山北阜下東北逕

隸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右水官本日按右近刻訛亂流

北注于滎漢高祖入關破南陽太守呂齮于隸東即于是地

滎水之陰也滎水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昔漢光武與王

尋王邑戰于昆陽敗之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官本日

接近刻

脫閒字 會大雨如注澧川盛溢官本日按川近刻作虎豹

案朱趙無 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

輕騎皆乘尸而度趙作渡矣

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南東入于汝

澧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背汝水于定陵城北東入汝鄆

縣在南不得過

清水出弘農盧氏縣支離山官本日按支近刻作攻 案朱趙

云支離之山清水出焉按方輿紀要云郡志云清水出嵩山縣

雙雞嶺雙雞蓋攻離之譌然方俗之稱字隨讀改山海經作支

離字形之近也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趙釋曰一清

郡盧氏縣下云熊耳山右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考鄆注以均

水當之其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之清水方輿紀要云俗名白

河逕內鄉縣東境又東南流至南陽府城東繞城南達于新野

縣府境諸水悉會焉又南至光化縣東北又東逕故鄆城東南

而元注正同二水地理志亦云南陽鄆縣有水出西北南入漢與道

此如清水導源趙增宏農二字刊誤曰導源東流逕鄆縣故城北

郭仲產曰鄆縣故城在支離山東南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故

朱同趙刪鄆舊縣也三倉曰樊鄧鄆鄆有二城北鄆也官本

南仍攻後魏析置南北鄆湍水逕南漢祖入關下浙鄆即此縣也清

水又東南流歷雒縣之衡山官本日按近刻脫歷字之下衍

誤曰流下東逕百章郭北又東魯陽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

落歷字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為

分頭也其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

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芝與母遇賊

處也朱箋曰魏志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官至大司農關水厯雒衡

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

烈皇后于清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

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浴

室又所幸也關水又西南逕雒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

伯陽者官本日按伯陽近刻訛作陽伯案朱說趙逢二童

日曰日被官本日按近刻訛作二朱趙童二雉也得雌者霸

雄者王一童翻飛化為雙雉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索隱引列

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曰彼童

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宋書符瑞志媚作媯晏公類

要引此注是皆與被乃兩光武獲雉于此山以為中興之祥

童子名可與郊祀志互證

故置縣以名焉朱箋曰按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獻之

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

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按神記所引正司但云其雄者飛

至南陽秦表其地為雒縣後光武起於南陽此注曰以下

似有缺文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南陽郡雒縣師古曰舊讀雉

音弋爾反而太康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

雌止陳倉為石雄止此縣故名雒縣疑不可據也顏說是也

蓋雒縣西京已有之是注云光武中興置縣亦非按神記以為秦縣得之

關水又屈而東南流注

于清清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故城東官本日按縣下近刻

衍趙剛刊誤曰郭仲產曰在郡東北百二十里官本日按近

西北二字衍文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郡上落漢武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

在字又朱趙百上有一字衛青西征為軍前導相望水草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騫為

侯國地理志南陽有博望縣官本日按志下近刻衍日字又案朱趙有日字朱無

鄂趙有故城東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也昔劉表之攻杜

于緒西鄂也功曹柏孝長官本曰按柏近刻訛作伯案

九州春秋正作柏孝長季字誤刻也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

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清水又南官本曰按清

案朱訛趙改刊誤日清水當作清水洹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

山東南逕酈縣北東南逕房陽城北漢哀帝四年封南陽太

守孫寵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表俗謂之房陽川又逕西

鄂縣南水北有張平子墓墓之東側墳有平子碑文字悉是

古文篆額是崔瑗之辭盛弘之郭仲產竝云夏侯孝若為郡

薄其文復刊碑陰為銘然碑陰二銘乃是崔子玉及陳翕耳

而非孝若悉是隸字二首竝存嘗無毀壞又言墓次有二碑

今惟見一碑或是余夏景驛途官本曰按景近刻作逕案

景疲而莫究矣趙釋曰一清按隸釋跋曰世所傳凡百君子

能成文此刻有夏侯湛姓名而云書之碑側蓋酈氏考之不

詳又金石文有河間相張平子碑具載其辭趙明誠金石錄

亦有之此即崔瑗之作隸釋載孝若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

去六七丈雙跖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

綠光可以鑒其上樂榼承拱官本曰按樂近刻訛雕簷四注

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

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趙釋曰一清按樂史有三女無男而

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

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

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平沐

下近墳墓官本曰按下近刻作不案朱而不能測其處所

矣洹水又東南流注于清水世謂之肆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謂之肆洹聲相近非也地理志曰熊耳之山出

三水洹水其一焉東南至魯陽入沔是也趙釋曰一清按三

水經之均水也又有洹水漢志云過郡二行六百里師古曰洹音目過郡二謂引農及南陽也

預山東山上有神廟俗名之為獨山也山南有魏車騎將軍

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

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清水又西南逕史定伯碑南又西

為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謂之瓜里渡自宛道途東出堵陽西

道方城官本曰按堵近刻訛作緒西訛作而案朱趙作緒

魏收志始作緒陽然水經舊本仍作堵陽章懷注引水經注

三年世祖自堵陽西入破虜將軍鄧朱作劉箋曰後漢

漢掠新野拒瓜里上親搏戰降之夕陽下遂斬奉郡國志所

謂宛有瓜里津官本曰按里下近刻有野字夕陽聚者也

阻橋即桓溫故壘處溫以升平五年與范汪眾軍北討所營

官本曰按所近刻訛作列案朱趙作列趙刊誤曰箋曰按

晉書穆帝本紀桓溫遣諸將討河北在永和五年而范汪傳

本紀范汪之廢則在升平三年與此互異按晉書穆帝紀永

和五年桓溫北伐乘石遵之亂也十年伐關中討苻健也十

二年又北伐則征姚襄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又北伐慕容暉

蓋不僅永和五年一役而已范汪之廢溫公通鑑目錄書于

升平五年而穆帝紀升平五年又無廢汪事汪廢在哀帝紀

之冬十月即升平五年之冬十月也汪傳以為溫令汪率文

武出梁國似是討姚襄事溫傳所云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

豫兵乘淮泗入河是也然升平五年春正月北中郎將都督

青徐兗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郗曇卒二月以范

汪代之又在伐姚襄之後豈溫以汪勢既盛忌之追論前清

事而廢之耶朱氏以汪廢在升平三年三豈五之誤刻耶

水又西南逕晉蜀郡太守鄧義山墓南又南逕宛城東其城

故申伯之都官本曰按城近刻作地案朱趙作地朱楚文都作國趙改刊誤曰國黃省曾本作都

王滅申以為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為將伐楚取郢即以此

地為南陽郡改縣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劉善

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

也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城

內有舊殿基官本曰按近刻重一城字案朱周二百步高重趙剛刊誤曰城字重文宜衍

八尺陞階皆砌以青石大城西北隅有殿基周百步高五尺

官本曰按近刻脫殿字尺訛作文案朱脫訛趙增改又百上並有一字刊誤曰有下落殿字五丈當作五尺蓋更

始所起也城西三里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地案朱訛有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城黃省曾本校

古臺高三趙作丈餘文帝黃初中南巡行所築也清水又屈

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消水蕩其胷者也王莽地皇二

年朱鮪等共于城南會諸將設壇燔燎立聖公為天子于斯

水上世語曰張繡反公與戰敗子昂不能騎進馬于公而昂

遇害魏書曰公南征至宛官本曰按近刻脫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三國志註引魏書曰

公南征此臨清水祠陣亡將士官本曰按近刻脫陣字案

落南字朱脫趙增刊誤曰亡上落陣

字三國志註校補獻歛流涕眾皆哀慟清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

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于秦為賢大夫所謂

迷虞智秦者也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官本曰按梅近刻訛

刊誤曰紫谿當作梅谿史記曰呂尙先祖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

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為呂尙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

縣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呂念朱作恕箋曰按史記呂后紀四年封呂念為呂城侯趙改念

為呂城侯疑即此也又案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

是也梅溪又南逕杜衍縣東故城在西官本日按此下近刻

刪刊誤曰漢高帝七年封郎中王翳為侯國王莽更之日閏

衍矣土地塾下湍溪是注古人于安眾竭之令遊水是瀦官本

日按令近刻訛作謂之安眾港世祖建武三年上自宛遣頴

今案朱趙作今陽侯祭遵西擊鄧奉弟終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眾案朱訛

終破之于杜衍進兵涅陽者也梅溪又南謂之石橋水又謂

之女溪官本日按女近刻訛南流官本日按南近刻訛作之

日下之字當作合而左注清水清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國志所謂

南陽宛縣有南就聚者也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

甚卑小相承名三三公城漢時鄧禹等歸鄉饑離處也盛弘之

著荊州記以為三公置余案清水左右舊有二澁所謂南澁

北澁者水側之瀆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南陽郡宛有北澁山

或以為水際及邊地聚在清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城

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為

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為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

之為南陽又為立廟焉城東有大將軍何進故宅城西有孔

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

為阿街卒趙釋曰一清按阿街卒古之所謂騶唱唐人謂之

卒章懷注云阿里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日子懷道卒伍不亦

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

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又屈南過清陽縣東

清水又南入縣逕小長安司馬彪郡國志曰縣有小長安聚

謝沈趙有後字漢書稱光武攻清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

與甄阜戰敗于此清水又西南逕其縣故城南桓帝延熹七

年封鄧秉為侯國官本曰按秉近刻訛作康案朱趙作康

縣故南陽典農治後以為清陽郡省郡復縣避晉簡文諱更

名雲陽焉官本曰按雲近刻作云案朱趙作云清水又逕安樂郡北漢桓帝

建和元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六年案封司徒胡廣為清

陽縣安樂鄉侯今于其國立樂宅成郭仲產襄陽記曰南陽

城南九十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廣字彥輔官本曰按此

案朱趙有善清言見重當時成都王廣女壻長沙王猜之廣曰盛

以一女而易五男猶疑之終以憂殞其故居今置成因為

名

又南過新野縣西朱箋曰此下原有廿二字重出今刪去

清水又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隰衍苞注官本曰按

論在隰字上案朱訛趙改刊左積為陂東西九里南北朱

誤曰全氏校改作隰衍苞注有一十五里陂水所溉咸為良沃清水又南與湍水會又南

逕新野縣故城西世祖之敗小長安也姊元遇害上即位感

悼姊沒追諡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即此邑也晉咸寧二年

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為新野郡公割南陽五屬棘陽

蔡陽穰鄧山都封焉官本曰按近刻五訛作伍脫棘字又封

馬訛作封為案朱脫訛趙增改仍伍

字刊誤曰箋曰屬下當脫一字按晉志義陽郡王文舒更立

統縣十二有棘陽落棘字為黃省曾本作焉

中隔官本曰按此句上下有脫誤三國志王昶字文舒朱謀

箋曰按晉書新野莊王傳云歆字弘舒太康中封新野郡公

邑千八百戶惠帝本紀云永寧元年三月齊王同起兵討趙

王倫而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四月倫伏誅明年為太安元

年十二月成都王穎新野王歆同會洛陽請廢同還第知歆

進封為新野王在趙王倫伏誅之後也此注斷脫聊復備記

之趙改同官本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三國志魏書王昶傳

昶以為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

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

治新野文舒昶字西即郡治東則民居城西傍清水又東與

此即更立之事也

東南逕穰縣故城南楚別邑也秦拔鄢郢即以爲縣秦昭王

封相魏冉爲侯邑王莽更名曰農穰也官本曰按農近刻訛

刊誤曰漢書地理志註作農穰魏荊州刺史治朝水又東南分爲二水一水

枝分東北爲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官本曰按西近刻訛南北

五里俗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

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昔在晉世杜預

繼信臣之業復六門陂官本曰按近刻陂上遏六門之水趙

曰一清按信臣所開者只石碣耳至元始五年更開三下結

門爲六石門今注云云直以六門皆信臣所開矣誤也

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

遂斷朝水又東逕朝陽縣故城北而東南注于清水又東南

與棘水合水上承堵水官本曰按堵近刻訛作堵堵水出棘

陽縣北山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棘改堵刊

堵陽縣有堵水一名柘水水經注案朱脫趙增棘改堵刊

云堵水出堵陽縣北山落山字數源竝發南流逕小堵鄉

謂之小堵水世祖建武二年成安侯臧宮從上擊堵鄉官本

鄉近刻訛作也 案朱訛趙改二改三刊誤曰堵下落鄉字後漢書臧宮傳不書擊堵鄉事見岑彭傳云三年夏帝自將征奉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清陽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于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而彭于建武二年冬十一月先率朱祐賈復耿弇王常郭守劉宏劉嘉耿植八將軍先擊堵鄉鄧奉來救董訢彭等攻之不剋帝故自將征之傳俊臧宮皆從二年當作三年以光武帝紀及岑彭傳校正也字衍文 東

源方七八步騰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堵鄉謂

之堵水建武三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訢于堵鄉以水氏縣故

有堵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堵水 趙釋曰一清按王莽曰

陽城也漢哀帝改為順陽 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云博山哀

水篇已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為堵陽侯堵水于縣 官

言之矣 趙增刊誤曰堵水下落於字 塌以為陂東西夾岡水相去五

六里古今斷岡兩舌 官本日按朱謀埠云當作左右斷岡兩

趙古今改右合刊誤曰箋曰當作左右 鄒水潭漲朱箋曰都

斷岡兩舌按非也古今是右合之誤 鄒水潭漲水當作瀦

水蓋削去陂陀之土接水連岡築塌瀦 南北 朱趙有 十餘里

水以成潭漲也案都義同瀦朱偶不照 堵水參差流結兩

水決南潰 趙作 下注為灣灣分為二西為堵水 朱趙堵作

為榮源 朱榮作榮趙改刊誤曰榮當作榮 堵水參差流結兩

湖故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導其水枝分 官本日按其近

朱訛趙改刊誤 東南至會口入比 官本日按原本及近刻並

見卷之二十九 是以地理志 朱趙有 比水堵水皆言入蔡

案朱趙作泚下同 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無堵水入 互受通稱故也二湖流注

蔡語即泚水入蔡亦是應劭說 合為黃水惟所受焉 官本日按惟近刻訛作謂 案

縣之黃瀘聚又謂之為黃瀘水者也謝沈後漢書 官本日按

衍故字又脫後字 案朱衍脫趙刪增刊誤曰 甄阜等敗光

漢書上落後字隋書經籍志校增故字衍文

水三十一

武于小長安東乘勝南渡黃涇水前營背阻兩川官本日按背近刻訛

作皆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皆當作背後漢書齊武王傳云南渡黃涇水臨泚水阻兩川澗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是也

謂臨比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三軍潰官本日按三近刻訛作二

案朱訛趙改刊溺死黃涇水者二萬人又南逕棘陽縣故

城西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官本日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棘下落水字漢

書地理志校補是知斯水為棘水也漢高帝七年封杜朱作莊箋曰按史記年表

棘陽莊侯杜得臣趙改杜得臣為侯國後漢兵起擊唐子鄉趙刊誤曰箋按唐子鄉地名光武帝本紀注云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殺湖陽尉進拔棘陽

鄧晨將賓客會光武于此縣也棘水又南逕新野縣歷黃郵

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岑彭進擊秦豐先拔黃郵者也謂之

黃郵水大司馬吳漢破秦豐于斯水之上其聚落悉為蠻居

猶名之為黃郵蠻棘水自新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清水謂之

為力口也棘力聲相近當為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從

讀變若世以棘子木為力子木是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為力子之木也案朱訛

趙改無是字刊誤曰之字衍文又朱箋曰舊本誤以澗水東北流枝瀆右出殺入此注今據宋本改正清水又

東南逕士林東戍名也戍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

疇三千許頃也

南過鄧縣東官本日按南近刻訛作西案朱趙同趙增又字刊誤曰西過上落又字

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清水右合濁

水官本日按清近刻訛作清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清水當作清水俗謂之弱溝水趙重上

承白水于朝陽縣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

楚王至鄧之濁水去襄陽二十里即此水也濁水又東逕鄧

塞北官本日按近刻訛作者案朱即鄧城東南小山也方

作者趙改南刊誤曰者當作南俗名之為鄧塞官本日按方俗近刻訛昔孫文臺破黃祖于

其下濁水東流注于清清水又南逕鄧塞東又逕鄧城東古

鄧子國也蓋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為好鄧人奪其

幣即是邑也司馬彪以為鄧之鄧聚矣

南入于沔

官本日按此四字近刻接前經文西過鄧縣東下案朱同趙移改刊誤曰四字柳僉鈔本另為一條在

鄧聚注之後

灑水出灑強縣南澤中東入潁

灑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于潁水

官本日按此即潁水注內所謂

中水導源少室通阜者而亂流東南逕臨潁縣西北小灑水出焉官本日按

此即潁水注內所謂潁水自縣西小灑水出也東逕臨潁縣故城北灑水又東逕灑

陽城北又東逕灑強縣故城南建武二年官本日案近刻訛

同趙釋曰沈氏曰世祖封揚化將軍堅鐔為侯國灑水東為

据本傳是二年陶樞陂官本日按臨潁西北派余按灑陽城在灑水南然則

此城正應為灑陰城而有灑陽之名者明在南猶有灑水故

此城以陽為名矣潁水之南有二瀆其南瀆東南流官本日

此下衍行字案朱衍歷臨潁亭西東南入汝今無水也疑

即灑水之故瀆矣汝水于奇雒趙作城西別東派時人謂之

大灑水官本日按此即汝水注內所謂瀆水世亦謂之大灑

水者也案朱脫大字趙增刊誤曰謂之下落大字孫潛

校增東北流枝瀆右出世謂之死汝也別汝又東北逕召陵

城北練溝出焉別汝又東汾溝出焉別汝又東逕征羌城北

水南有汾陂俗音糞趙釋曰一清按汾水自別汝東注而為

此陂水積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瀆左合小瀝水官本

日按此別一小瀝水與上小瀝水同名異實上小瀝水在潁水之北此小瀝水在潁水之南水上承狼陂

南流名曰鞏水青陵陂水自陂東注之官本曰按青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清今改

正狼陂青陵陂竝見潁水注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清當作青東迴又謂之小瀝水而南

流注于大瀝水大瀝水取稱蓋藉瀝沿注而總受其目矣官本

日按沿近刻訛作汾其訛作巨案朱訛趙改朱箋曰巨宋本作其趙刊誤曰汾當作汾又東逕西華縣

故城南又東逕汝陽縣故城北東注于潁

濯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奧山官本曰按奧近刻訛作興案

山方輿紀要云遂平縣西七十里有奧來山卽是山也亦見山海經及灑水注東過其縣北入于汝

縣西北有棠谿城官本曰按棠近刻訛作堂案朱趙作堂下同故房子國春秋

定公五年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封之于棠谿故曰吳房也

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爲侯國建武中世祖封泗水王欲

子輝爲棠谿侯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輝字林云灼也音光善反或作輝山溪有白

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朱箋曰當作白羊趙改白漢武帝元封二年白羊出

此淵官本曰按近刻此訛作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當作此畜牧者禱祀之俗禁拍

手嘗有羊出水野母驚拍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扑案朱作什趙改扑刊誤曰什當作扑楚辭

天問注手拍曰扑上云俗禁拍手是也自此絕焉淵水下合濯水濯水東逕濯

陽縣故城西東流入灑水亂流逕其縣南世祖建武二十八

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案朱趙作元封吳漢孫旦爲侯國官本曰按旦近刻訛作且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且范史作旦趙釋曰沈氏曰吳漢三孫皆以建武二十八年封吳旦吳盱吳國也而水經注皆以爲元年誤其水又東入于汝水

矣

灑水出灑陰縣東上界山

山海經謂之視水也郭景純注或曰視宜為瀨出葺山許慎

云出中陽山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中陰山方輿紀要云中陽山在唐縣東七十里一名慈邱山隋因此置

慈邱縣皆山之殊目也而東與泌水合朱泌作此趙改刊誤曰全氏云此當作泌以先

司空本校改寰宇記云唐州泌陽縣漢舞陰縣泌水在邑界是也水出灕陰縣旱山東北流

注瀨瀨水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熟之山東北流入于瀨瀨

水又東淪水注之水出宣山東南流注瀨水官本日按東南近刻作南東

案朱同趙改瀨水又東得奧水口水西出奧山東入于瀨水也

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濯陽縣南

應劭曰濯水出吳房縣東入瀨縣之西北即兩川之交會也

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灕水出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

山海經曰朝歌之山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滎官本日按近刻脫南字注

字案朱脫趙增經書扶予者其山之異名乎滎水上承堵朱趙作堵水

東流左與西遼水合又東東遼水注之俱導北山而南流注

于滎滎水又東北于灕陰縣北左會灕水其道稍西官本日按其近

刻訛作之案朱趙作之不出其縣南其故城在山之陽漢光武建武中

封岑彭為侯國漢以為陽山縣趙釋曰一清按是句文義未詳魏武與張繡

戰于宛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公傷右臂引還灕陰即是地

也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產曰陂在比陽縣西五十里官本日按

近刻脫西字案朱趙無又比並作泚下同蓋地百頃其所周溉田萬頃隨年變

種境無儉歲陂水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而會于比灕水

不得復逕其南也且邑號灕陰故無出南之理出南則為陽

也非直不究又不思矣濩水又東北澧水注之

官本日按澧近刻訛作河

案朱作河箋曰案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雒陽注云澧水所出東至鄆入汝此河水誤當作澧水趙改澧

雒陽山東南逕建城東官本日按東字近刻訛在案朱趙並同建當為卷

字讀誤耳郡國志云葉縣有卷城其水又東流入于濩濩水

東北逕于東山西西流入濩官本日按此四字上有脫文案重文二濩字趙改葉陂刊誤

曰全氏曰上重文二濩字當作葉陂不然濩水何以流入于濩乎以汝水注敘澧水文參校正之

即黃城山也有溪水出黃城山官本日按近刻脫有溪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

落有谿二字全氏校增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

苦菜于東之閒官本日按菜近刻訛作菜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方輿紀要云黃城山在葉縣北十

里一名苦菜山一名長城山萊字誤也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

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為方城矣

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濩水故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

方城西有黃城山官本日按聖賢冢墓記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地理志考地理志南陽葉下云有長城

號曰方城更無此文又邑字訛在方城下今據歸有光本改正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曰葉有長城號曰方城未嘗云黃城也是注所引或別有一地理志一清按寰宇記引此文出聖賢冢墓記是長沮桀溺耦

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

城蓋于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隸縣東至觀水達

朱箋曰當作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朱箋曰御覽玉海及舊本皆作聯聯吳本

改作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

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閒相去六百里朱無百字箋曰御覽及宋本俱

作相去六百里趙增北面雖無基築官本日按北面近刻訛作若南北

南北御覽引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

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山曰方城官本日按山近刻訛作城案朱作長城趙城下增山字刊誤曰今本郡國志作葉縣有長山曰方城此注落山字彼文落城字劉昭補注引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可證也指此城也無水又東北歷舞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朱作元箋曰按年表是六年趙改六年封樊噲爲侯國也

又東過西平縣北

縣故柏國也春秋左傳所謂江黃道柏方睦于齊也漢曰西平其西呂墟卽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漢宣帝甘露三年封丞相于定國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王莽更之曰新亭晉太康地記曰官本日按地記近刻訛作地理志案朱訛趙改地記刊誤曰理字衍文縣有龍泉水孫校曰今在羅山縣南合竹竿河東北入于汝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爲楚寶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

又東過鄆縣南

鄆縣故城去此遠矣不得過

又東過定潁縣北東入于汝

漢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縣置定潁縣順帝永建元年官本日按此六字近刻訛作延光中三字案朱趙同以陽翟郭鎮爲尚書令官本日按鎮下近刻衍之字案朱衍趙刪封定潁侯卽此邑也刊誤曰之字衍文郭鎮後漢書有傳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鎮以誅閻景擁順帝封是永建元年不在延光年也延光乃安帝年號

潁水出蔡陽縣

潁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在隨朱趙作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

槃趙作磐基所跨廣圓朱趙有百餘里峰曰懸鉤處平原眾阜

之中官本日按原近刻訛作縣案為諸嶺之秀山下有石

門夾郭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

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

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以穴內常有風熱

官本日按近刻以訛作而熱訛作勢又此句之下衍火字

案朱以訛而行火字趙改刪熱改熱刊誤曰箋曰舊本作風

勢吳本改作風熱按當作風熱無能經久故也官本日按能

而當作以火字以字俱衍文趙刪說見上字案朱衍湏水出于其陰初流淺狹遠乃廣厚可以浮舟

棧巨川矣時人以湏水所導故亦謂之為湏山矣湏水東北

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湏謂之小湏水而亂

流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春秋

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子常欲之弗與土之三

年人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是也湏水又東均水注之

水出大洪山官本日按近刻脫大字案朱脫東北流逕土

山北官本日按此下近刻有山上土山四字係衍文案朱

云富水左合土山水世謂之又東北流入于湏水湏水又屈

而東南流

東南過隨縣西官本日按過近刻訛作逕案朱訛趙改

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為大者也趙刊誤

孫云左傳作隨按隨古作隋戰國策寶珍隋珠蓋不獨楊堅

受禪始去走為隋也趙釋曰金石文守記曰皇甫誕碑隋字

作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王知敬李

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順陵碑于敬之華陽觀王先生

碑裴灌少林寺碑皆然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馬溫

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湏水隨縣字作隋則

知此自古人省筆之法謂文帝楚滅之以為縣晉武帝太康

中官本曰按近刻脫帝字案朱立為郡有澁水出縣西北

脫趙增刊誤曰晉武下落帝字

黃山南逕瀲西縣西又東南瀲水入焉瀲水出桐柏山之陽

呂忱曰水在義陽瀲水東南逕瀲西縣西又東南注于澁

本官曰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趙增入澁水又東南逕隨

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尹朱無尹字箋

增尹趙關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軍臨于隨謂此水也水側有

斷蛇巨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巨

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巨南有隨季

梁大夫池朱趙梁作良趙釋曰朱氏謀瑋箋曰左傳作季梁

袁梁碑其碑本其水又南與義井水合水出隨城東南井泉

嘗湧溢而津注冬夏不異相承謂之義井下流合澁澁水又

南流注于澁其地不應在豫然職方之地犬牙相錯荊州之

浸為潁則知豫澁水又會于支趙作水水源亦出大洪山而

東流注于澁澁水又逕隨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

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

隨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官本曰按隨近刻訛作遼下

同案朱作遼箋曰當作隨水趙改隋釋曰全氏曰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云隨水右壤

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小司馬曰今鄧州之西也

西北流南迴逕永陽縣西歷橫尾山即禹貢之陪尾山也趙

釋曰禹貢雖指曰傳云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

今安陸北有橫山即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者也

元和志云陪尾山一名橫尾山在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曷

嘗經此傳謬禹導山至陪尾蓋實為泗水泗之與淮猶伊之

與洛也水經注云博物志曰泗出陪尾隋志泗水縣有陪尾

山今在縣東五十里閻百詩云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

以至泗水陪尾屬搖光星賈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

早作是解博物志固有所受之一清按酈注泗水篇既引

博物志之言是注不應又引漢志以安陸之橫尾為陪隨水

尾豈非自相舛錯與卷末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亦誤

又西南至安陸趙作樂縣故城西入于澗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三字案朱趙無

故鄖城也因岡為墉峻不假築澗水趙增會之二字刊誤曰澗水下全氏校增會之

又南逕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于其下籠彩鳳以惑眾晉

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

敗追斬于江涘官本日按涘近刻訛作夏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舊本作斬于江矣吳本改作斬于

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澗水兼清水之目矣官本日按近刻脫此六字

案朱脫趙增澗水之通稱矣六字以此澗水字下屬又東南流為文刊誤曰蓋字下落澗水之通稱矣全氏曰以先司

空本校增寰宇記亦云清發澗水之別名可證也又東南流而右會富水水出竟陵

郡新市縣東北大陽山水有二源朱趙有也字大富水出山之陽

南流而左合小富水水出山之東南而南逕三王城東前漢末

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故碑文字闕落

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泌水也

又西南流逕杜城西趙刊誤曰箋曰孫按漢志江夏郡有雲杜縣杜城疑誤按漢志江夏郡無新市

縣續志有之蓋東京分安陸縣立也與雲杜並列晉志宋志

因之則雲杜非新市治所矣方輿紀要云雲杜城在沔陽州

景陵縣西北新市城在承天府京山縣東北百里水新市經注新市治杜城杜佑曰在今富水縣北箋說非也

縣治也郡國志以為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

陸縣立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立縣案朱同趙刪縣字刊誤曰縣字衍文又王匡中興初舉

兵于縣號曰新市兵者也富水又東南流于安陸界左合土

山水世謂之章水水出土山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

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又

南流右入富水富水又東入于溷溷水又逕新城南永和五年晉大司馬桓溫築溷水又會溫水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端淨可愛靖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燂雞洪瀏百餘步冷若寒泉東南流注于溷水又右得潼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縣西北潼山孫校曰曲陵當作西陵東南流逕其縣南縣治石潼故城城圓而不方東入安陸注于溷水又東南入于夏

溷水又南分爲二水東通瀉水西入于沔謂之溷口也

水經注卷二十一

水經注卷二十二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溲水

蘄水

泱水

泚水

朱作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趙此下有補餘水目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朱無梓字

涪水

溲水出江夏平春縣西

溲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

分爲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童趙作童山卽烈山也山

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

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旣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朱箋曰成

弘之荊州記云神農九井在厲山北重塹
周之廣一頃二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
又言汲一井則眾

水動井今堙塞遺跡髣髴存焉亦云賴鄉
官本日接近刻脫
賴字 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亦 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謬即厲
云下落賴字

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為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
朱趙

同又注謬謬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
作隋

南過安陸入于澗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

山即蘄 朱作近箋曰近朱
本作蘄趙改蘄 柳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

蘄山出蠻中故以此蠻為五水蠻五水謂巴水希水赤亭水

官本日接近刻脫五字及希水二字訛作水即謂巴水也又
赤亭水 案朱同趙改五水即謂蘄水希水巴水也又赤亭

水刊誤曰水上落五字即謂下落蘄水希水四字蓋蘄水西
希水巴水赤亭水西歸水合為五水也見宋書夷蠻傳

歸水蘄水其一焉 官本日接近刻脫此
案朱趙無 蠻左憑居阻藉山川

世為抄暴宋世沈慶之于西陽上下誅伐蠻夷即五水蠻也

南過其縣西

晉改為蘄陽縣徙江洲 官本日接近刻訛作縣從江州
案朱同趙改從仍州刊誤曰從當

徙置大陽成後齊齊昌郡移治于此也 官本日接近刻脫一
齊字昌訛作安 案

朱趙同

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

蘄水南對蘄陽洲 官本日接近刻訛作
案朱趙作州 入于大江謂之蘄口

官本日接近刻脫之字 案朱 洲趙改 上有蘄陽縣徙
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

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

俗謂之為檀公峴 官本日接近刻訛作名公訛作山 案
朱同趙改山仍名刊誤曰山方輿紀要引

此文作公亦見 **蓋大別之異名也** 趙釋曰一清按尚書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元曰

梁書裴邃傳 在廬江安豐縣杜預春秋注云大別不知何處或云在安豐

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

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胡渭曰

按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杜說

所自出正義謂地志無大別何也又云大別山在漢陽府城

東北半里漢水西岸水經注江水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元

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府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

江北帶漢水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豐酈氏主

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為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 **其水歷**

北過其縣東

縣故吳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

聞吳有備而還是也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即其

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婁 官本日按近刻脫婁字 案

又北過安豐縣東

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諸侯

之師于雞父者也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王莽之美豐

也 官本日按美豐近刻作 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將軍涼州牧

美風 案朱趙作風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六安國安豐

竇融為侯國晉立安豐郡 縣莽曰美豐今注云美風似因安

風縣名而譌續志有安豐縣又云安風侯國蓋光武以安豐

陽泉蓼安風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其國都則治安風爰及

魏晉之安豐郡皆治安風縣也魏收地形志云邊城郡治麻

步山領史水一縣則南北流移境土非一故治無常所也此

與淮水注之安豐蓋兩地而異名不可混也 **決水自縣西北流**

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漢高帝六年封孔翬為侯國 朱趙

字朱箋曰孔翬漢 **世謂之史水** 官本日按史近刻訛作決宋

書功臣表作孔聚 承嘉中置史水縣取水以名

縣 案朱 **決水又西北** 官本日按決近刻訛作 **灌** 水注之其

趙作決 案朱 趙作也上屬

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淮水也

官本曰按淮近

刻訛作注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當作灌水按非也據漢志是淮水淮即灌也非出桐柏之淮然其字相承已

古要不可改而作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胡渭曰淮當作灌愚謂非也

斑志原是淮字道元故以之釋灌水若破許慎曰出雩婁縣淮作灌則以灌水釋灌水於義豈可通乎

俗謂之澮水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也字案朱趙有趙釋

廬江入淮從水惠聲音胡計切者即是水也**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間嘉**

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朱箋曰今龜策傳云神龜出于江淮之間此注作江灌蓋所見之本各異耳趙

釋曰全氏曰今龜策傳作江淮灌即灌也非出桐柏之淮**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

注決水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

官本曰按近刻至訛作注注訛灌亦至蓼入決近刻作灌

水于蓼亦入決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廬江郡雩婁縣下云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道元

蓋抄其詞而稍變之似失意義又趙此下增十一字刊誤曰入決下落縣西蓼邑即皋陶之封邑也十一字寰宇記引此

文校**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趙有**滅舒蓼滅文仲聞之曰**

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趙逮改建釋

傳文公五年冬楚公子變滅蓼滅文仲有皋陶不祀之歎至宣公八年夏楚人滅舒蓼自是兩事**決水又北**

右會陽泉水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

也漢獻帝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靈帝中案朱趙同趙釋

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入朝在靈帝崩後則琬封當在獻帝初年亦非靈帝也**封太**

尉黃琬為侯國又西北流入決水謂之陽泉口也官本曰

刻訛作石案朱作石箋曰當作陽泉口趙改口釋曰一清

按三國志魏書滿寵傳吳將陸遜向廬江龍整軍趨陽宜口即陽泉口也又吳書孫綝傳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

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于陽淵酈注施水篇亦作陽淵

續志廬江郡陽泉侯國劉昭補註引廣志曰有陽泉湖

又北入于淮

俗謂之澮口

官本日按澮近刻訛非也斯決灌之口矣余往

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屆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名全違

脈水尋經方知決口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水案朱作水箋

既以俗謂決口為非而此又云

方知決口何耶或恐有脫誤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真耳

泚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

官本日按泚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泚下同今改正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泚水當作泚水後漢書光武本紀云與甄阜梁邱賜戰于泚水章懷註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章懷所云唐州泚陽縣之泚水是泚水之誤其云廬江灊縣亦有泚水即是水也道元云泚水或作泚泚與泚音同若从此作泚相去遠矣篇中泚字俱當作泚

灊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為霍山

朱箋曰爾雅大山宮小山

曰霍郭注云宮謂圍繞之郭景純曰灊水出焉縣即其稱矣春秋昭公二

十七年吳因楚喪圍灊是也地理志曰泚水出泚山不言霍

山泚字或作泚

朱箋曰孫云按漢志泚山泚水所出北至泚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泚音比又音布几反

水又東北逕博安縣

官本日按近刻脫一泚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於文當重一泚字孫校曰說

文簿丹陽水也是此矣泄水出焉

東北過六縣東

泚水東北右會躡鼓川水水出東南躡鼓川

朱脫鼓字趙增刊誤曰當作躡

鼓川落

西北流左注泚水泚水又西北逕馬亭

朱作亭箋曰宋本亭作亭

趙改

城西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皋陶國也夏禹封

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皋陶

冢也楚人謂冢為琴矣

趙釋曰一清按此文與汝水篇漢高注可參證皇覽亦謂之曰岑也

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國

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王莽之安風也漢書所謂以舒屠六晉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淠水又西北分為二水芍陂出焉官本日按原本及近刻竝脫芍陂二字今據歸有光本補入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二水下落芍陂二字又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安豐郡之屬縣也俗名之曰安城矣又北會濡水亂流西北注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之日案朱趙作之日

北入于淮
水之決會謂之泚口也

泄水出博安縣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九江郡有博鄉縣續志無蓋後漢省說文云泄水受博安洵波豈順帝以前曾改博鄉為博安乎顧祖禹曰即壽州之都陸城晉元帝封六安繆王子交為侯邑考晉志又無之博安縣地理志之博鄉縣也王莽以為揚陸矣泄水自縣上

承泚水于麻步川

官本日按泚近刻訛作北案朱作北西趙改泚刊誤曰北當作比即此水也

北出

官本日按近刻脫出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當作出移在西北下歷濡溪官本日按

衍山字案朱衍

謂之濡水也

趙釋曰全氏曰漢志六安國六縣如谿水首受泚東北至

趙移改說見上

北過芍陂西與泚水合

朱泚作泚趙改刊誤曰泚當作泚

泄水自濡溪逕安豐縣

官本日按逕近刻訛作水案朱作水箋曰宋本作口趙改口下又增逕

字刊誤曰安豐縣上落逕字

北流注于淠亦謂之濡須口

官本日按近刻作一謂之其濡

口案朱同趙仍一改其濡刊誤曰其濡口當是濡須口之誤

西北入于淮

亂流同歸也

官本日按歸近刻訛作國案朱同箋曰國宋本作歸趙改歸

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

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谷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為獨山

也北流分為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逕荻城東官本日按

作獲案朱訛趙改刊又北逕荻丘東官本日按丘近刻訛

誤曰獲城當作荻城又北逕荻丘東官本日按丘近刻訛

刊誤曰荻江當作荻邱南北朝置戍守于此魏書李神傳為

陳雷太守領荻邱戍主亦曰荻城梁普通五年裴邃自合肥

拔荻城是也右會施水枝津官本日按右近刻訛作又案朱

首受施水于合肥縣城東朱趙首上西流逕成德縣注于肥

水也

北過其縣西官本日按此句之上原本及近刻有肥水別北入

芍陂

肥水自荻邱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

逕芍陂東又北逕死虎塘東官本日按虎近刻訛作馬案

王肅宋書劉劭等傳俱作死虎通鑑宋紀明帝泰始三年殿

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

胡三省曰杜佑通典作死虎又齊紀東昏侯永元二年蕭懿

遣裨將胡松李居士率眾萬餘屯死虎胡三省曰通典曰死

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宋書明

帝泰始三年劉劭破劉順于宛唐即死虎之誤也通鑑注引

此文作死虎字近致譌通典芍陂瀆上承井門與芍陂更相

作死武則唐人避諱故也

通注故經言入芍陂矣肥水又北右合閻澗水官本日按近

東北又合閻澗水案朱同趙仍東改又改澗刊誤曰箋曰

謝據宋本作肥水又北右合閻澗水按非也東北字不誤閻

澗當作閻澗上承上承施水于合肥縣趙上上增水北流逕

浚遼縣西官本日按浚遼故城在今合肥縣東北案朱訛趙改浚遼

刊誤曰漢志浚遼縣續志作浚遼晉志作浚遼水積為陽湖

此復道是浚道之誤案刊誤浚道當為浚道

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官本日按虎原本及近刻竝

東四十餘里宋書劉順等東據宛唐築四壘夾橫塘西注宋

通典云宛唐死虎之訛也案朱訛趙改

秦始皇初豫州司馬劉順帥眾八千據其城地以拒劉勔趙叔

寶以精兵五千官本曰按趙近刻訛案朱趙近刻訛送糧死虎劉勔破之此

塘趙釋曰一清按通鑑宋明帝紀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

作死虎杜佑通典作死武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水分為二官

東四十餘里杜叔寶宋書殷琰傳作趙叔寶本

日按為下近刻衍澗字案朱洛澗出焉閻漿水注之水受

衍趙刪刊誤曰上澗字衍文

芍陂陂水上承澗水于五門亭南別為斷神水又東北逕五

門亭東亭為二朱趙並作眾朱箋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

逕神跡亭東又北謂之豪水雖廣異名事實一水又東北逕

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朱趙有一字百二十許里在

壽春縣南八十里趙釋曰一清按元和郡縣志言楚相孫叔

敖所造魏太尉王凌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陵案朱訛趙改

與吳將張休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訛並訛作張休文今據三

大事見吳國志改正案朱訛文趙改大刊誤曰文當作

書顧譚傳戰于芍陂即此處也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

香門陂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官本曰按近刻脫一謂之芍

陂瀆趙釋曰全氏曰按華夏對境圖曰芍陂周二百二十四

水即溷水也陽泉大業並子思作引溷水為子午渠開六門溷

蓼縣蓋取皋陶之字為陂名而善長失之又北分為二水一

水東注黎漿水朱趙無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

軍北入諸葛緒拒之于黎漿趙刊誤曰箋曰魏書諸葛誕在

揚州刺史樂綝遣人至吳求救吳遣全暉等與文欽俱來吳

將朱異以誕被圍再詳也按諸葛緒事在鄧艾傳毋邱儉作

亂文欽以黎漿所未詳也按諸葛緒事在鄧艾傳毋邱儉作

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

陽艾以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

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又北過壽春縣東

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為長瀨津津側有謝堂北

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萃止又西北右合東溪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山案右近

刻訛作左案朱趙作左溪水引瀆北出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山當作出

南流逕導公寺西寺側因溪建刹五層屋宇閒傲崇虛攜覺

也官本日按此句有舛誤案朱同箋曰攜覺字誤當作礁堯趙依改又西南流注于肥肥水

又西逕東臺下臺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

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潭謂之東臺湖亦

肥南播也肥水西逕壽春縣故城北官本日按近刻脫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縣下落故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頽隍水上長林

插天高柯負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

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

廬臨側川溪大不為廣小足間居亦勝境也溪水西南注于

肥水官本日按近刻脫西南二字案朱趙同

北入于淮

肥水又西分為二水右即肥之故瀆遏為船官湖以置舟艦

也肥水左瀆又西逕石橋門北官本日按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西下落

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朱作此箋曰宋本洲洲上有

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煒朱作

煒官本日按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即船官坊蒼兕官本日按

倉光案朱作倉光趙改倉兕刊誤曰箋曰史記倉兕倉兕

總爾舟楫王充論衡作倉光按非也史記齊世家倉兕索隱

日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王充云都水是

蒼兕水獸九頭然則論衡本作倉兕不如朱氏所云

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朱作重箋曰宋本阜

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

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為俊異焉多神

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

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

王甚敬之八士竝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種金

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

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八公為目余登其上入

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

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

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

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吳與王春傳

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為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

昇空之事矣按漢書安反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

及神仙傳肥水又左納芍陂瀆官本曰按芍近刻訛作葛

芍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壽春下逕芍陂門右北入城昔鉅鹿時苗為縣長是其畱犢

處也朱箋曰魏略云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黃犢後歲瀆

東有東都街街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劉劭廟宋元徽二年建

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時年碑功方創齊永明元年方立

沈約宋書言泰始元年朱泰作大趙改太刊誤曰泰豫州刺

史殷琰反朱趙明帝假勅輔國將軍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

姓來蘇生為立碑文過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為其廟

銘故佐龐珽為廟讚官本日按珽近刻訛作珽案朱訛趙

佐也珽當夏侯敬友為廟頌並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

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為名

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溪水水受

芍陂西北歷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水北逕熨湖左會烽火瀆

瀆受淮于烽火村南下注羊頭溪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

白沙門北出金城西門逍遙樓下北注肥瀆肥水北注舊瀆

之橫塘為玄康南路馳道左通船官坊也肥水逕玄康城西

北流北出水際官本日按水字近刻訛在北出上案有曲

水堂亦嬉游所集也又西北流趙增逕八公山四字刊誤曰

校昔在晉世謝玄北禦符堅祈八公山趙刊誤曰箋曰謝云

左氏所謂戰禱也道元故以非八公及置陣于肥水之濱堅

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此即堅戰敗處官本日按堅近刻訛

非八公之靈有助蓋符氏將亡之惑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

是曰肥口朱作治箋曰宋本也

施水亦從廣陽鄉肥水別官本日按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正案朱趙三字東南入于湖趙釋曰全氏曰施水導源廣陽

在肥水經文內施水受肥于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

東南至此與肥合朱箋曰孫按漢志夏水出故曰合肥關駟

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為肥余按川殊派別官本日按

殊近刻訛

九三十一
作流 案朱作亡趙改殊刊誤曰箋曰川亡字無沿注之理
誤當作川流按通鑑釋文辨誤作川殊今校正

方知應闕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

也非謂夏水 趙釋曰胡三省通鑑釋文辨誤曰史炤曰合肥

合故曰合肥余按應劭所云酈道元固疑之矣道元以夏水

出城父而東南流入于淮則與淮合無絕淮而南流至合肥

縣與肥水合之理而施水上承肥水于廣陽鄉東南逕合肥

湖已自分流惟夏月暴水漲溢則二水復能合于合肥縣界

故合肥以此得名道元之說庶乎信而有徵矣一清按漢志

沛郡城父縣下云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二行六百

里城父與下蔡皆屬沛郡不得云過郡二也而應劭于九江

沛郡之城父非潁川之屬縣又云與淮合則亦何關於合肥

之名耶道元引之改而曰出城父與肥合且又證以關駟之

說肥在淮南夏肥水安能截淮南過而與之合且所謂與肥

合者夏肥水也是肥與肥合矣道元知其說之謬妄故折之

曰非謂夏水非謂夏水者非謂夏肥水也又曰夏水暴長施

合于肥故曰合肥施水亦出九江成德之廣陽鄉而流合于

肥故曰合肥夏月水暴長二水相合與導河澤被孟諸之義

相扶道元所謂水盛方乃覆被者也夏肥水源流已具淮水

注中 班志在城父下本自不 錯應劭移之合肥之下則舛矣

唐盧潘合肥辨曰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

之上也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

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逕

合肥縣南又東南入灤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

于淮二水皆曰肥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歸異也

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

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略

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于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

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此文見 施水自成德 官
姚鉉唐文粹中其言足發酈氏之所未備 案朱脫趙增刊
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脫施水二字成德訛作城父今據歸有
光本改正 案朱脫趙增仍城父刊誤曰自上落施水二字
孫潛校增趙釋曰一清按城父當作成德此是行間斷爛後
人填補見有成字遂疑即上文之城父而遽奮筆書之真酈
氏之枉 東逕合肥縣城南城居四水中 官本曰按近刻脫城
屈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城 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居上 又東有逍遙津 官本曰按又東近刻訛作
落城字 又東有逍遙津 官本曰按又東近刻訛作
有梁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于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

與甘寧蹴馬趨津谷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梁凌統被鎧落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渚施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陽淵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

趙補滁水

唐六典淮南道大川曰滁肥之水巢湖在焉寰宇記廬州慎縣下云滁水源出縣西暴禿古塘酈元注水經云滁水出浚適縣也又和州含山縣下引水經注云滁河源出廬州府合肥流逕大峴亭卽此山也方輿紀要云滁河源出廬州府合肥縣東北七十里廢梁縣界東流過滁州全椒縣南六十里又東至滁州東南三汊河又東至江寧府六合縣爲瓦梁河東南流至瓜埠口而入大江三國志吳赤烏三年作堂邑涂塘

以淹北道今滁州古曰涂中其地實南北扼要之區猶脫落無聞則濱江來會之水大要失亡矣

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官本曰按二字舛誤據漢書當作東

楊慎本作淮山字是也淮字則非矣方輿紀要湖廣大川下云沮水本作淮左傳定四年吳人敗楚及郢楚子出涉淮又哀六年楚子所謂江漢淮漳者也後作沮又譌爲沮今襄陽以南沮水左右皆曰沮中亦謂之沮中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反劉尚討破之杜佑曰潯山蠻也潯亦作祖卽祖中蠻矣郡縣志南漳縣東北一百八里有祖山吳然諸葛瑾從沮中險道北出處也吳志赤烏四年朱然圍樊諸葛瑾取祖中漢志沮水出東山蓋異名也沮山本因沮水得名字亦作睢後人因漢志上文有淮山淮水所出之文而誤作淮又譌山爲水今校正趙釋曰全氏曰按睢山楊慎本作淮山誤也漢志房陵縣淮山水所出東山沮水所出是房陵固有一名字稍近淮因之成訛

沮縣界

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荆山首也高峰霞舉

峻竦層雲山海經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

沮出荆山高誘云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

之名故也斯謬證耳杜預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

山異名也沮水東南流逕沮陽縣東南縣有潼水東逕其縣

南下入沮水沮水朱不重沮字趙又東南逕汶陽郡北即高

安縣界郡治錫城縣居郡下城故新城之下邑義熙初分新

城立西表悉重山也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

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

測其泉甚靈潔至于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

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為名尋源浮溪

奇為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崖官本日

訛作岳案朱趙作岳朱箋曰疑作阜恒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猿

流聲于白雲之上遊者常若朱箋曰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

以林徒棲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青溪又東流

入于沮水沮水又屈逕其縣南晉咸和中為沮陽郡治也沮

水又東南逕當陽縣故城北官本日按近刻脫故字又此句

刪刊誤曰當陽縣下城因岡為阻北枕沮川官本日按枕近

落故字下縣字衍文城因岡為阻北枕沮川官本日按枕近

朱訛趙改刊誤其故城在東朱趙有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

綠林長坂南長坂即張翼德橫矛處也沮水又東南逕驢城

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昔關雲長詐降處自此遂叛朱箋

志呂蒙襲羽羽在樊城自知孤窮乃走麥傳云子胥造驢磨

城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以是父子俱獲

二城以攻麥邑即諺所云東驢西磨麥城自破者也官本日

按近刻

脫此十四字案朱脫趙增也作矣刊誤曰麥邑下落即諺所云東驢西磨麥城自破者矣十四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

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合焉

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

沮水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沮口也

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

荆山在景山東朱趙有一字百餘里新城沔鄉縣界官本日按沔

竝訛作沛今據晉書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沛鄉當作沔鄉晉書地理志校雖羣峰競舉而荆

山獨秀漳水東南流又屈西南逕編縣南縣舊城之東北百

四十里也官本日按近刻脫之字也字案朱脫趙增在字刊誤曰舊城下落西南高陽城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高陽城西南案朱趙同移治許茂故城官本日按漢編縣即

晉隆安中東北移百四十城南臨漳水又南歷臨沮縣之章

里即今南漳縣之許茂城作彰鄉南昔關羽保麥城詐降而遁潘璋斬之于此漳水又

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朱麥上有于字趙刪刊誤曰于字衍文王仲宣登

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爽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

是也漳水又南滄水注之山海經曰滄水出東北宜諸之山

南流注于漳水官本日按南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釋

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繇水即油水也不言人漳善長蓋主山經而油水篇則又主漢志

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官本日按烏近刻訛作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鳥當作鳥入于

沮

地理志曰禹貢南條荆山官本日按南近刻訛作東案朱趙作東趙釋曰一清按東條字誤

當作南條在臨沮縣之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注于沔

官本曰按陽近刻訛作楊案朱訛趙改非也今漳水于當

陽縣之東南百餘里朱趙作一而右會沮水也

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官本曰按津近刻訛作流案朱

東有中夏口此江流字誤當作江津方輿紀要荆州府東南二

十五里有夏水口亦謂之豫章口二十里有江津或謂之津

鄉荆州記江陵縣東三十里有津鄉蓋沿江津得名漢時于此

置戍有江津長司之夏水蓋出于此江津戍亦見江水注趙釋

曰全氏曰按經文之例皆曰出某郡某縣某山獨汲水獲水實

即葭蕩渠之注陰溝者而夏水亦即江水也皆變文書之一清

按水經注此條本之伏生大傳夏水出江

入沔沔亦入江荆州之沱宜以夏水當之

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趙汜改汜

當作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願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

城之東門也

又東過華容縣南

縣故容城矣春秋魯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

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晉永嘉中西蜀阻亂割華容

諸城為成都王穎國官本曰按此六字近刻訛作為穎王都

云晉志割南郡之華容州陵監利三縣別立豐都合四

縣置成都郡為成都王穎國今日穎王都文義未合夏水

又逕交趾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陪陵而此墓側有廣

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辭歷范西戎墓南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

趙釋曰沈氏曰王仲宣登樓賦已有北稱陶牧晉太康地記

之文本注云陶鄉名牧郊外地則非指蠡冢官本曰按康近刻訛作原案盛弘之荆州記劉澄之記並

朱訛趙改刊誤曰原當作康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云故西戎

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

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為究悉以親逕其地官本日按以近刻

似故違眾說從而正之夏水又東官本日按近刻脫夏字

落夏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

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

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

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趙釋曰一

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藪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巨

隰兼苞勢廣矣夏水又東夏楊趙作陽水注之水上承楊水

于竟朱作競箋曰競陵當作竟陵趙改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

之夏楊水又東北逕江夏惠懷縣北而東北注趙和刻一清

志梁置沔陽營陽州城三郡及州陵惠懷二縣西魏省二縣

改置建興縣其故城在沔陽州北二里道元卒于孝昌二年

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

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源夫夏之為名始于分

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

其決入之所官本日按近刻入訛作水又此謂之堵口焉官本

口是堵口之誤下同詳沔水篇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引荆

州圖副曰夏水既非山流有若川瀘冬斷夏通故名又曰盛

宏之云夏首又東二十餘里有堵口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

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矣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

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

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

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為非也自堵口下沔朱作納箋曰宋本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

謂之夏沔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沔也杜

預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矣趙釋曰一清按劉昭郡國志補注云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東有

夏州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馬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州名夏口則是夏之為名始于楚莊水因以立稱道元以仲瑗康成之說為非是蓋特具卓識也

羌水出羌中參狼谷官本曰按參狼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參糧脫谷字今據歸有光本改正案朱訛脫

趙改增刊誤曰箋曰孫按漢志引水經云羌水出羌中參谷按此師古注引水經非班固原文參糧當是參狼之譌後漢書羌無弋爰劍傳云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谷因種人得名狼誤作糧轉寫作糧今本漢書註脫狼字

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

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羌水又東南逕宕婆川城東

而東南注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宕昌婆川城東南北注羌水案朱同水又上無羌字趙增白刪昌姜改羌

刊誤曰水上落昔姜維之寇隴右也官本曰按姜近刻訛聞白字昌字衍文

鍾會入漢中引還知雍州刺史諸葛緒屯橋頭從孔函谷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從此谷案朱訛趙改將出北道緒邀之此刊誤曰此谷當作孔函谷三國志校

路維更從北道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北道三國志校

頭入劍閣緒追之不及趙釋曰全氏曰按是時姜維由沓中赴難非有事于隴右也諸葛緒塞橋

頭維乃由北道入示將斷其後緒遂退還維反軍渡橋頭入劍閣非緒邀之于北道也

羌水又東南陽部水注之水發東北陽部溪西南逕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

又東南逕武街城西南官本曰按街近刻作又東南逕葭蘆

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案朱羊湯水入焉水出西北

陰平北界湯溪東南逕北部城北又東南逕五部城南官本

五近刻訛作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部當作五部方輿紀要云階州盤堤城後魏太和四年置南五部郡尋改為縣寰宇記引郡國志云武都沮水之西有東南右合妾水官本角弩谷即蜀將姜維勤五部氏羌之所近刻訛作右妾水合案朱同箋曰一作接水趙增與字刊誤曰右下落與字傍西南出即水源所

發也羌水又逕葭蘆城南逕餘城南趙釋曰一清按此處有脫誤又東南

左會五部朱作會箋曰宋本水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

南流合為一水屈而東南注羌水羌水又東南流至橋頭合

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里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官本曰按此乃西漢水朱箋曰克家云廣魏字誤當作

廣漢後同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趙釋曰何氏曰墊江之墊說文作藝

從衣不從土孟康曰音重疊之疊此是後人傳寫之誤東南入于江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

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朱道作遊縣作水箋

曰孫按漢書地理志廣漢郡剛氏道注此王莽之統睦矣朱無

當作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趙改矣字趙增刊誤曰統睦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于涪自此

下落矣字孫潛校增水上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朱作礪箋曰當作礦趙改礦洗取

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厯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

縣竹縣北臧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縣竹涪

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南

流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西案入于涪涪水又東南逕江

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油廣漢

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

新都縣東南流入涪趙釋曰一清按華陽國志曰涪水又南

枝津出焉官本日按近刻脫津字案朱西逕廣漢五城縣

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

南至小廣魏與梓潼水合官本日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趙無

小廣魏即廣漢縣地王莽更名曰廣信也

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

故廣漢郡官本日按此下近刻公孫述改為梓潼郡劉備嘉

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為梓潼郡以峻為守縣

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

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氏朱作是箋曰一作氏趙改氏山為五婦山又曰五

婦候官本日按近刻訛作侯案朱作侯趙改埃馳水所出趙釋曰一清按沔水

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山中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導源下全氏校增山中二字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日子同矣自縣南

逕涪城東官本日按南近刻訛案朱趙作西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

口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射洪縣下引水經注曰涪江水又東南合射江即今射洪縣有此水今本無之

又西南至小廣魏南官本日按近刻南上衍縣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箋曰孫云小廣魏當作小廣漢

為廣魏觀涪水篇自知之衍一縣字按道元多改廣漢入于墊江

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官本日按此近刻訛作北漢水即西漢水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當

作此又趙無亦謂之為內水也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漢下水字北逕墊

江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公孫述令延岑盛兵于

沈水朱箋曰一作沅水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沈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宮左步右

騎夾船而進勢動山谷趙刊誤曰箋曰勢當作聲按後漢書臧宮傳云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

動山谷明與注左步右騎之文相違動山谷明與注左步右騎之文相違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

餘人水為濁流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涪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

官本曰按近刻脫鄭字案朱無箋曰南縣當作南鄭縣按漢

志南鄭縣有旱山趙增

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

官本曰按安陽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沔陽今攷正沔

水經文云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涪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非沔陽甚明案朱趙作沔陽趙釋曰全氏曰史記沔既道鄭康成尚書注曰水自漢出為涪是涪固爾雅之潛也漢志漢中郡安陽縣鶯谷水師古曰音潛其字亦或從水而不即以為尚書之潛何哉及讀鄭注有曰安陽之潛尾入漢耳首不自漢出也此言了然乃知潛涪字通而涪水亦不可以當禹貢之潛也

涪水即黃水也東北流逕成固南城北

官本曰按成固近刻訛作城固下同案

朱訛趙改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創築未知定所制

矣義熙九年索遐為果州刺史

孫校曰錢竹汀曰六朝無果州之名必是梁州之譌通鑑

是年有索邈為梁州刺史邈與遐字形相涉其為梁州無疑又檢宋書州郡志譙縱時刺史治魏興縱滅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索邈為刺史正在譙縱初平之後自宋志有成固無苞中然則鄭注之成固南城其即苞中與自

成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周七里

朱作今箋曰當作矜澗趙改矜澗帶谷

絕壁百尋北谷口造城東門傍山尋澗五里有餘盤道登陟

方得城治城北水舊有柎北渡涪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

有柎渡沔取北城城即大成固縣治也黃水右岸有悅歸館

涪水歷其北北至安陽左入沔

官本曰按安陽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沔陽今攷正又近刻

脫入字案朱趙作沔陽無入字趙左改合刊誤曰左當作合為涪水口也

官本曰按涪近刻訛作三案

朱趙作三

水經注卷三十二

南流經... 水出... 經... 注...

水出... 經... 注... 南流... 水出... 經... 注...

水經注

三

